

浙

江



郡

國

利

病

書

卷

八十六

至

八十七

郡國利病書卷之八十六

海防書

祖宗之制於邊海郡縣經營控制為備蓋至嚴也語形

勢之遠起遼海而終瓊崖考浙之東西首澱乍而達浦

壯吾郡南達温台北連渤海並海幾六百里置衛者四

曰觀海曰定海曰昌國而寧波衛則附於郡城衛之隙

置所者十曰龍山曰穿山曰霽衢曰大嵩曰錢倉曰爵

谿曰石浦前後所舟山懸峙海中而中二中左二所在

焉所之隙置巡檢司一十有九曰螺峯曰岑江曰岱山

曰寶陀四司環置舟山之曰甬東曰大嵩隸鄞曰松浦



曰向頭隸慈曰結埼曰塔山隸奉曰長山曰穿山曰霞

嶼曰管界曰太平隸定曰爵溪曰陳山曰石浦曰趙畧

隸象莫不因山塹谷崇其垣墉陳列兵士以禦非常復

於津陸要路衝置為閔隘曰東津曰西渡曰桃花隸鄞

初皆置舡防守後裁革今復曰定海在南熏門外最為

置列兵舡以備倭寇衝突要田制額設指

揮一員旗軍五十名盤詰舟航以防奸細官哨戰舡亦

泊于此今增協守兵民福蒼大小戰舡悉停泊于此

曰舟山閔旧制額設官軍盤詰停泊戰曰丈亭閔曰長

溪閔曰杜湖閔曰石浦閔凡九曰湖頭渡寨今遷塔山

此曰竹頭寨曰長山寨曰小决港隘曰青嶼隘曰碑頭

隘曰錢家隘曰梅山隘曰慈畧隘曰橫山隘曰螺頭隘

曰定齒隘曰小沙隘曰沈家門水寨曰路口嶺隘曰岱

山隘曰大展隘曰何家纜寨曰仁義寨曰赤坎山寨曰

黄沙寨曰招畧寨曰土穹寨曰南堡寨曰遊仙寨凡二

十有五皆屯兵置艦以為防守其中若定海閔舟山閔

湖頭渡寨沈家門水寨游仙寨南堡寨小决港隘最為

要害自昔至今尤致嚴焉定海置烽堠一十三穿山烽

堠十鄞衢烽堠六大嵩烽堠六舟山烽堠二十五觀海

烽堠六龍山烽堠六昌國烽堠三石浦烽堠二錢倉烽

堠五爵溪烽堠四咸設旗軍以瞭望聲息晝夜烟火互

相接應若鄞衢之三塔山舟山之朱家尖蠹峙最高所

部國制局書 卷之六 浙江 二

望獨遠故設總臺多撥旗軍戒嚴尤至設總督備倭以

公侯伯領之巡視海道以侍郎都御史領之洪武三十年以後

督領于都指揮海道領于憲臬定臨觀三衛設一把總指揮松海昌三

衛設一把總指揮金盤二衛設一把總指揮海寧衛設

一把總指揮分方備禦各有攸司海上諸山分別三界

黃牛山在慈谿縣北大海中與海鹽縣海洋為界馬墓長塗冊子金塘大榭

蘭秀劍山雙畧雙塘六橫韭山壇頭等山為上界滩山

澣山羊山馬蹟兩頭洞漁山三姑山霍山徐公黃澤大

小衢大佛頭等山為中界花惱求之終華彈丸東庫陳

錢壁下等山為下界率皆潮汐所通倭夷貢寇必由之

道也前哲謂防陸莫先于防海沿邊衛所置造戰船以

定臨觀三衛九屬所計之五百料正定海港一隻四百料二百

料尖舡等舡一百四十有三昌國衛四屬所四百料等

舡六十有七量舡大小分給兵仗火器調撥旗軍駕駛

而督領以指揮千百戶每值風汛把總統領定臨觀戰

舡分哨于沈家門初哨以三月三日二哨以四月中旬

三哨以五月五日由東南而哨歷分水礁石牛港崎頭

洋孝順洋烏沙門橫山洋雙塘六橫雙嶼青龍洋乱堆

洋抵錢倉而止每哨抵錢倉所取到單凡韭山積固大

佛頭花腦等處為賊舟之所經行者可一望而盡由西

北而哨歷長白馬墓龜鯊洋小春洋兩頭洞東西霍抵
洋山而止哨至亦取凡大小衢灘澗山丁兵馬跡東庫

陳錢壁下等處為賊舟之所經行者可一望而盡即由

此南通于甌越北涉于江淮皆以南北兩洋為要會而

南北之哨則以舟山為根抵昌國戰船南哨則抵於松

門北哨則抵于大嵩分哨之期有同于三衛而與招海

哨船別統于把總至六月哨畢臨觀戰船則泊于岑港

定海戰船則泊于黃琦港昌國戰船則泊于石浦閩海

至六月十二日為彭祖忌颶風大作舟必避之仍用小船巡邏防守備至密也

今日之倭奴更不可以春汛期自三月至五月為汛期六七八月風潮險惡舟不

可行九十月小陽汛亦可渡海亦可停泊而備禦宜益

加嚴矣 皇上軫念元之震耀神武命將兵師以誅不

庭舉 祖宗之舊章而振飭恢弘之設總督直隸福浙

軍務大臣及巡撫都御史命卿佐以督察軍務督視軍

情三十四年命工部尚書趙文華督察軍務三十八年命右通政唐順之督視軍情以藩臬分

任兵備調發廣東橫江烏尾船二百餘艘改造福清船

四百餘隻停造五百料等船于軍四民雇稅蒼沙民船

復數百隻召募福建兩廣邵徐山東松潘保靖永順桑直麻

遠鎮溪大康及蒼處等軍不下十萬 勅鎮守總兵駐

劄臨山今改劄定海青協守副總兵駐劄金山今改劄

鄞國利病書 卷八十六 浙江 四

任與巡 參將分守各府 杭州嘉湖一參將寧紹一參將與撫同 把總統轄諸衛 舊制四地今分為定海總兵昌國同兵備 把總統轄諸衛 舊制四地今分為定海總兵昌國 總裁太備倭 總督而各把 復時有遊擊遊兵統兵守職 總俱以都指揮 統行 事 欽依 一時任事之臣非不據 以督水陸之兵 皆題奉 領之 一 時任事之臣非不據 殫謀畫務底安壤而豺豕日繁烽烟未靖者蓋以蹊徑 日開告急者多則疲于奔命庾帑日匱而資用者乏則 窮于設防糧餉不時而凍餒者衆則怯于應敵主兵不 寔而召募者多則難于行法此皆用兵之大患也試舉 目前之事籌之倭奴入寇彼自黑水大洋舟行一二日 抵天堂山又二三日渡官綠水抵陳錢壁下漸經濁水

西北過步川洋亂沙入鹽城口可犯淮安入廟灣港可 犯揚州再越而北則犯登萊矣西南過韭山大佛頭積 固山入黃華港可犯温州入甌渚海門粘門諸港可犯 台州再越而南則涉閩廣矣正西過茶山入瞭角嘴大 江口涉谷橫狼福山諸港可犯通泰衣儀常鎮過馬跡 灘澣羊山歷崇明丁了白茅刘家河吳淞黃浦白沙灣 諸港可犯蘓松過大小衢徐公石塔山馬鞍山登果庄 西海口西嘴頭可犯嘉湖入鯨子門赭山錢塘江則薄 于省城登龕山鳥嘴頭可犯蕭山縣過漁山兩頭洞三 姑山入煙浦三江可犯紹興臨山瀝海三山過霍山洋

五嶼烈港表登掘泥烏山平石則薄于吾郡之觀海龍
山慈谿登丘家洋官庄龍庄頭則犯定海之西北界過岱
長山塗蘭秀山劍山登于覽大小展則東北一面可入
于舟山過烏沙門順母塗登家門謝浦則東南一面可
入舟山過大小千山十六門嶼山盤嶼登閩山螺頭則
西南一面可入于舟山過東西肯長白礁馬墓港母子
山登岑江定齒則西北一面可入于舟山由舟山之南
經大猫洋入金塘蛟門則竟趨于定海城下過穿鼻港
入黃峒港則犯穿山過崎頭洋隻嶼入梅山港則犯霧
衢過青龍洋入大嵩港則犯大嵩由東西厨入湖頭渡

則犯奉化縣及象山縣之東界過韭山海閘門乱礁洋
登蒲門則犯錢倉所過青門閩登白沙灣游仙寨則犯
爵溪象山縣之南界入石蒲閩則逼石蒲城與昌國衛
宋時嘗于招宝山抵陳錢壁下置于二水舖以瞭望敵
息在當時已病海氣溟濛風雨暝晦難于接應今浙直
兵舟督領于游兵把總管官謂宜自春歷夏及小陽汎
期直隸取北哨至茶山瞭角嘴海洋江北淮揚沿海復
督鎮兵舟哨南哨至羊山馬跡灘衢山等處蘇松常
守各洋港于遊兵外又分別浙舟南哨至鎮下門南麂玉環烏沙
支哨守各洋港溫台兵舟又分別北哨則交于直海寧紹

于遊兵外又分一支哨守馬跡一支哨守兩頭洞
 一支哨守衢山一支哨守長塗一支哨守普陀
 陳錢為浙直交界分路之始復相交會哨遠探窮搜遇有賊
 舟即為堵截馳報內境俾為預防復于沈家門別兵
 一支以一指揮領之馬墓港別兵一支以一指揮領
 之把總則駐劄舟山兼轄水陸而總參標下各選練精
 兵三千以聽征剿定海則屯聚重兵屹為巨鎮賊或流
 突中界則沈家門馬墓兵扼迤北截過長塗霍山洋三
 姑山與浙西兵扼為犄角而吾郡之北境可以無虞迤
 南截過普陀青龍洋韭山青門關與昌國石浦兵扼為
 犄角而吾郡之南境可以無虞賊或流突上界則總兵

官自烈港督發舟師北截于七里嶼觀海洋而參將自
 臨山洋督兵扼為之應援南截于金塘大猫洋崎頭洋
 而石浦梅山港兵扼為之應援則沿海可以無虞是故
 今日之海防會哨于陳錢分哨于馬跡羊山普陀衢山
 諸處為第一重出沈家門馬墓之師為第二重總兵督
 發兵扼為第三重巨艦雲馳倭夷之舟航弗與也火器
 馳發倭夷之短兵弗與也
 以我之眾制彼之寡以我長
 技制彼短技折蛇豕之勢而免內地震驚之虞斯策之
 上者也萬一疎虞而賊得登陸由掘泥歷烏山鳴鶴場
 踰杜湖嶺入慈谿由平石歷沈思橋踰孔家嶺入慈谿

渡丈亭走車廐稠嶺寨石塘灣涉鄞之西鄉可達於郡
城則觀海河頭船浦之守不可以不嚴而慈溪新城之
建寔所以扼其衝由五家洋越雁門嶺由官庄越堯花
嶺由龍頭越鳳浦嶺渡青林李溪可達于郡城則龍山
管界之備與嶺口把截之兵不可以不嚴而立洋金嶼
石之築寔所以扼其衝由定海港可直走寧波則西渡
東津梅墟堯花渡之備不可以不嚴而招寶山築城設
險寔所以扼其衝由夏蓋山走梁湖通明埧入四明梁
衝出樟村小溪樑社可達于郡城則臨山瀝海廟山之
防不可以不嚴由四明石堰渡姚江入樟村以達于郡

城則三山之防不可以不嚴由小沙港循長山槁鄞山
槁七里店走甬東可達于郡城則港口置兵舡防守

置鐵發貢重者五十斤一座發福舡二隻蒼舡四隻防
守港口添設本港民八疑舡十隻巡邏汛期則巡邏哨
探暇則容
其樵採與甬東巡司之備不可以不嚴由穿山巖頭

踰育王嶺歷寶幢盛店可以走甬東則穿山橫港水陸
之備不可以不嚴由尖崎韓嶺踰涉東湖可以走甬東
則鄞衢大嵩霞嶼大平之備不可以不嚴由趙巖白沙
灣走象山渡黃溪歷仇村道陳嶺入軋坑橫溪堯江可
以走甬東則錢倉爵溪諸溟海之備不可以不嚴由昌
國石浦桃渚健跳黃岩寧海經鉄場缸窑黃溪青嶺入

奉化渡蔣家浦越鄞江槁達郡城之西南則缸窰黃溪
 口與諸險隘之防不可以不嚴近設蒲門青門鋸門金井頭等隘凡此
 皆倭寇所經之故道為郡城根本之慮凡在任事者所
 當宣猷而致力也然郡之舟山故縣治也四面環海其
 中為里者四為畧者八十三其五穀之饒魚鹽之利可
 以食數萬之眾不待取給于外初以平承無事止設二
 所守之軍卒不過二千四百有奇而歲月既久逃亡且
 大半矣重以城垣低薄不足為固萬一夷且生心據以
 為穴則險阻在彼非有勁兵良將卒未易以驅除而彼
 方挾其利便四出攻剽則濱海郡縣容得安枕而臥乎

此今日之所當首以為憂蓋不止如雙嶼烈港之為賊
 窟而已也夫海防莫急于舟師合定臨觀昌各港福蒼
 官民船可二百艘八槳小網舡倍之今復增造福蒼沙
 舡五十隻舊例舡價六分則徵于里甲四分則扣于軍
 儲以充造作三年則輕修六年則重修九年則折造其
 價扣除于月糧變賣於釘板而仍給公帑以佐之今之
 造舡給稅又數倍于昔矣昔之出海旗軍食糧八斗以
 五斗安家三斗隨行今之給餉水兵者又數倍于昔矣
 公私安得不困哉且昔日之水軍固皆尺籍之編伍未
 始徵兵于外方間有老弱雜揉傭夫冒充固可簡而汰

自巡撫朱紉過懲前弊謂土軍積脆不振乃患從罷免
 專募福清兵舡用之戍守用之攻擊率以亡命剽掠之
 徒而充敵愾干城之役于時議者已謂前門拒狼後門
 進虎而將來之患至可不祛除矣即今分舟而伍則詭
 名以冒糧一或不遂即有脫巾之變奉調而行則劫掠
 以飽敵一或抗拒即有殺僇之慘及其臨陣格賊也非
 其生同里閑則其素所交通之人也嗚以甘言嘗以隱
 語即倒戈而反走矣故屢戰而屢北自兵吳以來以福
 兵而取勝者能幾何哉夫習知其不可而必用欲之有
 禦寇之名而無禦寇之寔此誠所謂大舛也為今之計

漸罷客兵而兼用土著使久而習其揚帆拔舩之汰戰
 攻衝擊之技宜無不便者况寧紹之民流亡直隸投充
 水兵者亦不下萬計彼閩人固能施長技于浙海也浙
 人又能施長技于直海也歸吾浙人而行于浙海又奚
 不可哉此言用土人或謂今之水戰止能要擊去賊而

于來者未能遏其鋒夫來賊銳去賊惰擊惰易而攻銳
 難人情所習知也然擊來賊者譬之撲火方然之始火
 滅則棟宇可以無虞擊去賊者收燎于既熄之後此其
 利害則有間矣自海上用師擊來賊者僅一二見戊午

張四維擒朱家尖之寇已未而要去賊者亦不過文其

縱賊不追之罪耳。今若以擊來賊之賞優于追去賊之賞，以縱來賊之誅嚴于縱去賊之誅，而當事者同心戮力，急如拯焚，盡過海外方來之寇，則邊鄙又何不寧耶？
此言水戰以擊來賊為奇功 或謂我兵陸戰每退怯而鮮成功，夫倭奴常敗于水而得志于陸者，非其勇怯有殊也。交兵海上，吾特以戰艦之高大，帆檣之便利，火器之多，取勝耳。至登陸而沉舟破釜，所以一其志也。環龜自守，專其力也。願能飽以飢我，逸以勞我，伏以伺我，佯北而以誘我。蓋其以狡獪習兵，深入重地之窮寇，與吾柔脆之兵，相角逐勝負之數，可坐而策也。誠能察彼已之情，即以其

勝我者而勝彼，握符馭眾者，復以威克厥愛行之，寧不足以殄滅克頑耶？
此言陸戰當以謀勇兼全勝 古之善用兵者，必先明其賞罰，故金帛之錫，茅土之封，非濫捐之也。莊賈之誅，宮嬪之僇，非妄以立威也。以為不如是，無以驅之於地耳。國家著令於敗軍之屬，嚴矣。
見兵律飛報軍情條下 今復奏擬五等賞功之例曰：論首級，凡水陸主客官軍民快臨陣擒斬有名真倭賊首一

名顆者，陞授三級，不願陞授者，賞銀一百五十兩，獲真倭從賊一名顆者，陞授一級，不願者，賞銀五十兩。獲漢人脅從賊一名顆者，陞授一級，不願者，賞銀二十兩。曰：論奇功，如在洋海遇衝沉舟隻，或追逐登山使賊不得登岸，如賊既登岸，有能衝鋒破陣奮其聲勢，或追出境，或逼下船，使地方不至受禍，或所郡兵少而擒斬多者，均以奇功論。曰：分地，听提督即時具題，巡按作速勘報，超格陞賞。

信凡守備把總及海防民兵府州縣佐各有信地如賊
 若能奮勇鏖戰獲有首級功罪相當者亦許滿贖若罪
 小功多者仍以功論如賊送別港路出境有能要截擒
 斬打獲船隻所貨物取賊贓者聽督撫官奏重完治
 縱出入本港專圍逸取賊贓者聽督撫官奏重完治
 曰計職任如武將自守備把總以下文自海防民兵同
 斬真倭每五名顆陞一級十名顆陞一級十名顆陞一級
 五名顆陞一級十名顆陞一級十名顆陞一級十名顆陞一級
 至三級而後上如獲功之與巡撫參將以後事失革職者准收贖
 若統領副將兵之與巡撫參將以後事失革職者准收贖
 其餘功罪參將照所屬分論兵備隨之巡撫副將合所屬道
 論巡撫隨之但今經理地其功罪亦當查照分別輕重俱
 金山副將兵分經理地其功罪亦當查照分別輕重俱
 聽提巡撫酌量時勢曰處報效凡有官負舉監生員人
 究覈清寔明白具題曰處報效凡有官負舉監生員人
 賊截殺得獲功次及仗義輸粟者俱聽軍門及撫按官
 臨時酌議奏請從厚陞賞以為懷忠募義者之勸至

于者民統領沙兵或局把總或局府縣官必如是而行
 管轄者所獲功次仍照部下功論擬推賞
 之則有功不至于濫賞有罪不容于倖免而將士戮力
 用命矣此言賞罰之令當嚴或謂定海沿邊旧通番舶宜准閩廣
 事例開市抽稅則邊儲可足而外患可弭殊不知彼狡
 者倭非南海諸番全身保貨之比防嚴禁密猶懼不測
 而况可啓之乎况其挾贊求利者即非脯肝飲血之徒
 而捐性命犯鋒鏑者必其素無賴藉者也豈以我之市
 不市為彼之寇不寇哉殷鑒不遠元事足徵當商舶未
 至而絕之為易貿易既通而一或不得其所將窮兇以
 逞則將何以禦之耶今之寇邊者動以千萬計果能一

一而與之市乎內地之商聞風胆落果能驅之而使之市乎既以市招之而卒不與市將以何詞罷遣之乎夷以百市兵以千備夷以千市兵以萬備猶恐不足以折其奸謀我之財力果足以辦此乎且市非計日限月之可期也彼之求市無已則我備禦亦無已果能屯兵而不散已乎此皆利害之較然者也乃謂可以足兵儲而弭外患不已大謬乎

此言番船不可通

是故修治垣隍慎固城

守一策也編立保甲內寓卒伍一策也譏察非常嚴禁闌出一策也綏撫瘡痍固我根本一策也此皆所以治內也修復墜堡嚴明烽堠一策也繕治器械查復戩

一策也出哨會哨悉遵旧規一策也據險守要連絡響應一策也此皆所以治外也至于練土兵而免調募之擾足財用而資軍興之需聚芻糧而給餉以時嚴賞罰而功罪不掩設畫樹防出奇應變為吾之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則在中外任事之臣加之意可也

兵政書

國初以全額之糧養全伍之卒以全伍之卒統四境之備故海波澄宴狼烽息咽幾二百年號為太平間有疥癬之虞遣一偏師應之即望風而解遁矣今乃尺籍空虛僅存罷羸原額三萬有奇今已耗損一遇小警輒狼

碩魚駭選悞觀望以戰則敗績以守則不足乃至徵發四方召募非類如狼苗等兵布滿海宇而供億浩煩帑藏不繼遂至存留京運那貨鹽本抽取香錢以取辦支吾猶為不足而科民丁田曰兵費曰兵餉曰兵米諸色目殆十倍于昔兵無休期征無停日而閭閻郊遂之間十室九空矣當事之臣可不為寒心哉今欲為安壤久遠之計非他也不過舉祖宗之成憲軍復軍之舊額糧復糧之旧額振刷耗蠹而責其寔效調定法意而與時宜之耳何以明之清勾之法既壞里書脫漏戶籍勾補者百無一至即有至者本管過為誅求收伍未幾而

旋即竄匿矣至于犯法充新軍所在種々矣豈少也而法網不嚴曾未有隸尺籍而荷戈受者兼之汰黜之令過嚴異姓充投及無妻者輒俱罷草雖贅婿義子一切不錄軍安得復舊額乎歲撥糧儲上準見在軍伍他皆謂之羨餘歸諸計部其存留者又拖欠于奸民侵欺于豪長官司置不為問而廩之儲曾不及逋欠之半糧安得復舊額乎故軍日銷糧日耗以至不可簡閱雖謂之無兵亦宜况可恃之以折衝禦侮為萬里長城乎軍既銷勢不得不募客兵糧既耗勢不得不額外科征矧今募民他省動越數千里征發僅千百人未及至而已捐官

帑民需不貲矣况至者未必皆精以之赴聞往之貪餌致敗恐官府之詰之也即又棄戈而鼠走所過道路率又逞其狼豕貪殘之性白日剽掠昏夜則污瀆婦女一或捍拒則露刃而譁殺人無忌由此而觀客兵有害無益明矣况使之久居內地間熟道路習之土風民俗之事必有不戢自焚之禍如元末苗師楊完者流毒吳楚蓋可鑒矣為今之計莫若奏復全額原糧盡該充衛所養兵募兵之用不得復以羨餘解京而悉禁拖欠侵欺之奸不得以國賦潤豪猾如又不足不得已而加賦于吾民當不如今日之甚矣其足兵也仍嚴行清勾之法

移查原籍有無丁壯可補者補之即贅婿義子年力強壯俱准收充原額如原籍果繫止絕即于所在衛所簡見在丁壯補足行伍不必執空籍以靡歲月其犯罪充軍者嚴為解發明隸尺籍如近年兵部題准事例不得有所隱脫又不足則召募土著之人膂力精壯者程能試補仍復其身而給之食立以程限以二十歲為始五十而罷復為民有疾病願復民者聽不苦之以終身不陷之以永遠則人皆鼓舞為兵矣仍籍應募他郡者責令來歸其冊籍則歲注之給以懸牌嚴其虛冒私替之弊當其精壯善聞之時得以盡力武事而不出三十年

後復為平民則皆知自好而重犯法不至叫呼無賴為
亮人如此則軍無缺額糧不虛糜而必無不任戰之人
死于無罪者矣夫吳越之人以舟楫代輿馬以海江為
坦途伍員對閭閻以舟軍之數比陸軍之法大翼當陸
軍之車小翼當輕車突

行樓車走舸者當輕走騾

為長技以火攻為要術乎舊制官哨戰舸勢銳難進
銅銳碗口力踈不足以遠迹乃更用福蒼等舸即大
小翼樓舸之遺制用八漿小漁舸以突冒周旋其輕捷
視騾騎以發貢佛狼机代砲石以鳥嘴銃代大黃參連弩

而奮迅着物無堅不碎又制之最良者也群而肆之刑
賞以勸懲之有不足賈勇而威敵哉况保鄉井之人與
去鄉井之人其踪跡不同也自衛其骨肉廬舍與衛人
之骨肉廬舍其情不同也官司自馭其民與馭千萬里
外不根之人其約束不同也主兵漸強則客兵可以次第
罷遣斯非計之得者乎若夫三軍之司命則在將帥今
之世祿紉袴固有宣力翼戴長于馭衆者矣寧無腹削
以自肥用賄以干進者乎畀之兵柄求無敗事不可得
已昔者晉悼公使來糾為戎御以訓諸御知義使荀賓
為戎右以訓勇力之士可以時使山林州澤行伍之間

未嘗無干城腹心之士也歐陽修所謂求賢勞之士不可
必限以下位畧之人不必試以弓馬山林之士不可
薄以貧賤以非常之禮待人亦以非常之效報國又
謂取禁軍廂軍年少有力者不拘等級因其技倆每百
人團為一隊而教之拔其技精而最勇者百人之中必
有一人得之以為裨將合十裨將而教之又于其中擇
有見識者知通變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得之以為大
將此一人之智勇乃萬人之選也即是說而推行之拊
髀之思庶幾可慰乎若夫各縣民壯巡司弓兵皆膺編
戶之徭而司防禦之責者也今官府既占之以為勾捕

跟隨之役而積年市猾又據以為窟穴或以錢乙而代
趙甲或以一人而包數人支糧有名而戎閑無寔官司
查點則倩募以代應不知弓矢何物擊刺何技又可驅
之以赴敵乎今如海道副司譚綸編立隊伍團聚訓練
責統領之官嚴勾稽之法明賞罰之令不許虛隸尺籍
不許私擅占役是亦足兵之道也議者謂盡罷兵費兵
餉諸征而摠括一縣丁田增編民壯擇其壯勇有抵業
者鄉舉里保以之訓練以之調遣亦可以漸代客兵而
駕騫凶竄皆不足患矣議者又欲以鄉兵代官兵奏疏
文檄積滿案牘而迄未有能行者何也悞調遣之失業

也糾聚之妨農也差官審編又不以賢能正官而率以
佐貳首領所至之地富者行賄求脫強者使詐求脫故
冊籍未定而委官之囊橐已滿其充數者非貧難下戶
則蠢愚無知而鄉長甲長則無賴猾氓也謂宜明示號
令不調遣遠出不糾聚妨農委賢能正官親詣閭廂村
落備查編戶隨其住居相近團聚大庄以二十二家為
一甲就中選有力量者二名立為甲正甲副置牌一面
上書甲正某人甲副某人居民某人某人仍于五甲之
內選才能服眾者立為鄉長使之統領總置一牌上書
鄉長某人管一甲正幾名某人某人甲副幾名某人某

人各該居民若干某人某人列于各甲正甲副之後仍令
每家書寫排門粉壁互相訖察各備鋒利器械一件每
鄉長管下置大旗一首及合用銃鉞等項聽從鄉長統
領前至空間處所演習武藝一遇有警即便昇旗舉砲
各率牌內之人同赴要害地方設法把守併力截殺仍
于通行街巷路口樹立壯固木柵堆積石塊以便拒守
其居民或多或少隨宜團練不拘定數仍照兵部題奉
欽依事理保甲領袖先行給與官帶以為激勵有功
之日一體陞賞庶幾家自為守人自為戢不待調發之
勞而坐收保障之績矣

田賦書

自昔神農教耒耜軒轅立經畫田制肇矣然而正畝坵
 開民粒有樹藝之利而無公歛之法故後世並耕之誥
 資之及后稷教稼穡夏禹定九貢等田之上下中而成
 其賦商復為助周復為徹制什一以正其供而天下之
 中正始度矣春秋作田賦書作坵甲書四征公室求視
 邾滕于時賦已無經况戰國瘠民以厚兵重歛以崇侈
 大桀小桀益不可勝言矣漢高之興易暴為仁文景繼
 之又玄默以尚儉其取民之制至三十而脫一或并蠲
 不征其為民惠澤也甚渥然當時議者又有民三十稅

一寔什稅伍之訖此豈非額外之橫征弗孚於德意哉

唐之祖庸調最為近古國朝之制大畧倣之即田而稅輕

者庶幾于三十之一民僧道等田糧而重者已幾于十之四五

官田又合戶之身田而摠括之以為五年十年丁差之

制則其役歛之重又甚矣洪武四年始令戶部給天下

戶口由帖畧如今花戶短冊之制存戶存丁男女存事

產既而為隅輪圖則備坊港河渠隣比居址而不及其

事產嗣後信國公湯和大計吾郡之田而尺籍之每邑

凡幾鄉之田凡幾萬千百頃而頃分畝坵之分字號

經界既正編為排比鱗次而不可亂其稅則上下其田

之則而差之凡民田之重者畝不及六升而輕者終一
升有奇其肥瘠之數蓋大較不甚相遠也而田之名目
則種不一民田而外有官田有僧田有道田而僧道
又別有舊田有續田官田有抄沒有為事有塗漲有撥
賜有書院有學有庄有院諸名色不可殫述而其稅且
倍蓰或什于民田官田重者畝五斗或七斗有奇統郡之
周凡田共二萬三千八百六十五頃四百一十二畝有
奇凡稅共一十九萬一千三百六十二石有奇各隨民
之所占而隸其籍某戶占某鄉某號田若干頃畝為稅若
干石斗升合勺田有買賣稅有去來十年則大造黃冊

而開會之某戶買某戶某鄉某號田若干頃畝為稅若
干石斗升合勺某戶除與某戶某鄉某號田若干頃畝
為稅若干石斗升合勺此其手寔于官登之同版宜畫
一不可奸也然其弊有不可勝言者大約田不均而名
目煩則其弊在法而不在人賦一定而科歛重則其弊
在官而不在法田畫一而欺隱作則其弊在民而不在
官夫揚州之田下其壤定矣吳越有畊民而無其地
其地挾也故郡之田雜縣以五分鄉以數十辨其肥瘠
可畧見也即一鄉之中近河渠而沃衍者為肥其餘為
瘠河渠之深者為肥淺者為瘠深而有源者為肥無源

為瘠初以肥瘠稅配然未必一皆中况農之勤惰又
 自為肥瘠于其間又非鄉田為之也聞之故老云鄆田
 翔鳳鄉最肥往時信國量田民故決湖滄其田信國謂
 為水鄉特輕其稅畝升八合有奇即此知科則之重輕
 亦非平賦之準也田始占于寺曰僧田始占于觀曰道
 田始入于官佃之民而官收租曰官田今此三田皆軼
 散于編氓而戶占之矣即如庸德湖之官田遠自宋熙
 寧間官收其租以為公費今之稅額即當時之租額也
 易而勝國又易而國朝乃其額則因宋之租佃以為稅
 法其地均一鄉也而肥瘠頓殊隔一塍而上下特異此

可不為之變通哉故嘗類郡之田而約其數鄆之官田

得民六之一僧道慈奉定得十之一象得四十之一統

而均之不過稍益民僧道田之稅額而官田之重稅歛

可辦矣可均農田可免重稅可正騙賣

于可革欺隱埋樊戶見後此善之善者也嘉靖辛卯間鄆

令黃人山曾欵舉此迹定海令宋繼祖大為會計冊而

上之糧道嫌于變亂版籍卒格不行若其田賦之輸奉

有著令每夏畢則徵夏稅秋畢則徵秋稅五年則征丁

田十年則征徭役二稅有本色則輸米麥有折色則輸

銀解京而秋米本色自嘉靖初以轉輸海倉不便且海

近因官田價廉仍稱民田騙售

下官兵又便于得銀故復半為本色半為折銀價石五分貯之府庫按時而給謂之府折其官田之催徵先期立限程俾見年里役糾其不率該催促其輸逋年分其辦細戶上其供上下相安無異議矣丁田正差以人為丁以準田十五畝為一丁至黃仁山始視差法準以十畝為丁此畧從輕民之意也然田之重已加十五矣仁山又附於籍寄庄戶每田二十畝則增一丁則又加十五矣然此時德詭戶之弊也今則不論詭矣皆如仁山加之丁矣官田田以稅重凡丁差皆不及今定海民田矣又一切諸料價及兵費皆以田派田以輕無田

之小民也然田未必皆腴又時有水旱凶荒之災計租之入大約雖腴田亦半稅于官矣又迺僉修城大戶以田倭米大戶以田買硝磺等大戶以田一切為額外之征以田其賠償之費至售田以供而猶不足故俚人之諺曰將錢買田不如窮僕晏眠又云有田膺戶門因田成禍門傷哉風矣明初田糧皆有定數自洪武以來凡幾造黃冊矣然今之糧皆洪武初年之糧而今日之田則什二三耗非洪武初矣大抵水衝沙塞柴沒根深及逃絕棄業者無歲無之而新漲海塗江途之田又不報官起科然則田安得不耗乎又況猶民作奸乃有飛洒詭

寄虛懸之弊故無田之家而冊乃有田有田之家而冊乃無田其輕重多寡皆非的數名為黃冊其寔偽冊也何言乎飛洒富人多田患若重役乃以貨啗奸書某戶洒田若干畝某戶洒田若干分厘某戶洒糧若干升斗某戶洒糧若干合勺積數戶可洒田以畝計洒糧以斗計積數十戶可洒田以十計洒糧以石計而書手則歲收其糧差之筭其被洒家必其昧不諳事或朴懦不狎官府者也甚有家無立錐之業而戶有田畝糧差之需歲傭身以輸猶恐不給孰知而憫之乎何言乎詭寄多田之家或詭入于鄉宦舉監或詭入于生員吏丞或詭

入于坊長里長或詭入于灶戶貧甲或以文賦立寄庄或以軍職立寄庄或以軍人立寄庄夫鄉官于各縣占產寄庄猶可言也而本縣寄庄何為者哉軍官占產寄庄猶可言也而軍人寄庄何為者哉率不過巧為花分以鄰國為壑耳何言乎虛懸趙甲有田而開與錢乙錢乙復開與孫丙孫丙復開與李丁李丁復開與趙甲李丁有開趙甲不收則併田與糧而沒之矣然飛洒者損人以裕己者也詭寄者避重以就輕者也至于虛懸則一切欺隱以負國課耳又有弊者則專貨書手悉以田歸書手戶糧亦隨之書手乃徑豁其田而糧則分十年

之中歲洒合勺于一里百戶之內漸以消豁此以影射
為奸者也又有糧而田不稱則捏官田以一埋十此移
那為奸者也又有買田十而止開其八九仍遺一二
于原戶者又或收田而不收糧俾賣主受其害而已得
減輸此以買戶為奸者也又有田本輕則而開作重則
田本八九而多開為十以歸于人因得輕稅之田此以
賣戶為奸者也又有買戶以收其田矣而於賣戶則不
為除使一田而兩戶糧差此以乾沒為奸者也或欲加
之糧則不如其戶之田畝而以重則移輕則或歲為之
飛洒見其糧之增也則反誣為虛懸此以欺罔為奸者

也凡此神妖鬼恠不可殫述填于紅圈不可改矣則改
于黃冊印于黃冊不可易矣則公為洗補不得于小里
則貨都搃妄坐于小里不得于都搃則貨果搃妄坐于
都搃雖歷屆更代不常其為故智一也不惟是也每遇
一丁之差際即類取貨賄為富戶厚減其產以呈于官
俾得輕鮮適有發其隱者即復暗賄該吏盜庫冊洗補
而改移之如趙甲本田若干移之別年錢乙之戶錢以
為証既而首者知之復發其事乞証于府冊蓋是時縣
之吏與同弊矣復謀盜府冊洗補而改移之如縣冊首
者復知之將復發之無何即賄以乞免而其事竟不白

嗣後錢乙知之曰我無田是趙甲竄而歸我、將首之甲無何乞券于乙甘就乙戶而膺其丁差且賄之凡此意外不可窮之奸幸已發之而官不為之禁其然則睥睨者又何所畏而不為哉今欲使開會者准排花因字號不得無因而冒開則排花之存于民間者多非洪武間之田而字號之制于畝坵者或子孫分折則以一號而分為二三或富戶兼併則又以二三號而合為一號又皆漫不可據以為信也歆于開會之時官為履畝俾戶揮田號親為丈量則于丈量之時又潛通里書裒減以從輕既不得一一皆寔而况籍之于丈量之冊者又

未必一一對記于黃冊此又徒為之勞擾歆以稅契為準則郡之故事寔錢寔契者自恃無他率不稅契而中有奸弊者反稅契為他日事發之証此又稅契之不可憑也凡此弊端雖巧于為術者皆未能別其隱然則終付之無可奈何而已乎嘉靖六七年間郡丞黃仁山嘗為之法視戶之田多糧少者謂為飛洒則以田而馱糧多田少者謂為虛懸則以糧而馱田矣而孰知奸民之善弊者糧洒于人則知必糧而減田、既虛懸則必捏曰以從糧曾未有多少形迹之可稽其有多少形迹之可馱田而馱糧者多良民之被害于奸書者也清查

之法為良民之害者十七八而所得于弊戶之情者終
十二三又非計之得者也嘉靖十年鄞令黃仁山素威
嚴因令書手皆得自首其弊凡四五屆黃冊之隱皆悉
陳于官是時書手憚竣罰首告畧盡奉化令陳縞又設
為投櫃使人皆匿名投首間所得于奸弊亦十七八然
二令竟不能終黃冊之事以去而民之奸且復故矣昔
信國量田之時任嚴刑重擊斷且當 開國之際猶
不能改前朝官僧等則之制以重貽後世担則影射之
奸而况于今日習熟神鬼之徒又可以必其後哉自今
觀之積蠹雖難以盡釐而清查亦不容已試舉其淺近

者言之凡有數端一曰開首告之門凡書手之弊本人
知之他書手知之各戶之弊本人知之本人知之
今須令先各書手各人戶自首其弊或嚴刑以威之使
言或寬法以誘之使言其自首不盡者許他書手出首
又不盡者許本人知因人出首自首者准免本罪其首
他書手他人戶者亦准本身應得之罪許免即以弊書
弊戶之賍贖充賞其有不自首而事發覺者則重懲之
而沒入其田凡得書手之弊窟則把其陰罪而令舉首
以自贖又兼行投匭之法以一例十以十例百循而求
之弊源或可塞也二曰嚴保勘之法冊之將造也今各

花戶各將舊管新收開除寔在分為四項某鄉某項某則田若干糧若干麥若干其新開除收者備開收除某都某畝某人合連年里長所管十里首為一冊互相保結又合一畝十里長所管百戶為一冊互相保結又合一都百里長所管千戶為一冊互相保結其冊一樣二本官為鈐印一存在官一給與執照以後但有虧弊連坐保結之人其各年各都各畝田糧必須搃撒相合有一不合即為奸弊尤不可不究三曰清書手之奸戶書作弊多以已戶為之出沒須查其田多而糧少或田少而糧多或前屆少而今屆多或前屆多而今屆少或

自田而無糧或有糧而無田或畝槩糧以民田為官田或畝洒糧以官田為民田一、究其下落則不必盡窮花戶而其端已可槩見矣四曰明收除之數夫造冊收除不過一買主一賣主而已即寄在他戶亦即所寄之戶開會此除彼收本無不明而奸人則詐為展轉甲除與乙戶乙戶又除與丙戶至三至四有除而無收即為虛懸如前所云矣其為此者非寔有此數畝不過塗人耳目使官府不得窮詰耳今若嚴為之禁如趙甲既開與錢乙則錢乙不得復開與孫丙周戊既開吳己則吳己不得復開與鄭庚但有展轉即係虧弊究問如律沒入

其田庶幾可也五曰草田糧重會之弊夫造冊開會田糧本一事也如某除與某人某鄉某則某項田若干該糧若干該麥若干其買主照數收戶各以過槁數為據此其授受甚明而其事甚約也而奸書欲蠹為弊乃賄買該吏欺誑官府會田一番會糧又一番會麥又一番既得縱其求索而糧不隨田因得以為輕重以重為輕以多為寡以寡為多弊始百出矣如謂數目難清則田糧相隨者反難而田糧分為二者反易乎如謂查筭不及則一番反不經約而兩番反為便利乎此積一府數十年之弊所當力變者也六曰禁洗補之弊今夫民間

之質劑不能洗補防變詐也士人之書疏不敢洗補嫌不恪也况黃冊之造以獻天府以定官賦以察民偽重大莫加焉乃容有洗補蓋奸狡之徒正以此行其變幻之術乎重改而輕改而重多而改寡而改多有改而無改而有趙甲改而錢乙錢乙改而孫丙或掩飾既遂而復反之或清查不及而卒不變奸始不可窮矣今宜于清審既定通造黃冊雖一字不可洗補如其有之當痛懲其人即于易不為過蓋巧者足以眩人之目而一鑿之于天日則纖悉畢見以是禁推埋之奸亦或一道乎七曰重詭寄之役民之詭寄非好為是紛也

不過欲避重役而就輕役耳近者果令曾承方凡于寄庄附籍等戶皆僉以重差此最善于釐弊者間有迹同而非詭者則在臨時審察之大率真者十不過一二而膺者則或十之六七也其灶戶亦宜定為之限每戶必蓋一丁准免田差若干畝蓋丁優免之外悉照民戶編差則詭寄灶戶者宜可少革矣極而論之昔之冊無弊而繼則有弊繼也弊少而今則弊多豈今之人盡不如昔哉亦由官府有以驅之耳官府之驅之者何政苛而後重民困不啻水火甘犯王誅以逃一旦之命豈其得已哉何言乎重役館驛館夫倍役目者率百數十金巡

鹽應捕倍役目者率四五十金府縣庫子倍役目者率二三十金司獄司獄卒倍役目者率一二十金一入其中富者破家貧者亡命豈其初則然哉用度日侈謀求日濫包攬之市棍日肆吏卒之需索日煩耳又况皇木解戶之類倭米大戶之類應者喪魄該者輒為吐舌哉故今欲革黃冊之弊非調停重役不可非均官民僧道田之則例不可非舉按前之積弊數條不可而大要則在賢有司耳有子產之智則民不能欺有西門豹之威則民不敢欺非此二子而有懇惻為民興利除害之心即不能盡洗而更之亦可以得十之六七矣其調停

重役語在徭役志中倘採而行之不惟一方之利難以推之天下可也紹興府志會稽知果張鑑申文為弊之端有四一則詭糧絕戶蓋某戶本無田無糧也奸人賄書忽寄升斗于上明年倍之後年再倍之積至歲深存者不下十百多則不知其所自來矣二則產去糧存蓋賣田者利于重價將官作民將湖作站摘糧代辦故則不知其所本矣三則三轉一閔如趙甲之田本無賣出買入也冊時故為推收一推于錢乙再推于孫丙更轉于李丁而復還本戶或于孫丙而摘糧改多改少或于李丁摘糧改官改民去者無求而來者無辦矣四則

借名脫寔如本戶田糧本無故也忽捏冊毀積荒誣詞告官勘量遍借別處坍塌廢址冒認已業賄勘者捏數回官賄奸書推糧存里始則朦倍終則規脫矣

鹽課

國家開設鹽司非直足國裕邊亦以惠養元之法至一矣其後課者不力罔以給商乃每引暫折銀三錢以界之比之中納利且數倍成化間巡鹽御史林成以為利歸于商孰若利歸于國奏以灶丁鹽課一半征銀解京是謂折色一半存場給客是謂本色夫灶戶所業者鹽耳不征鹽而征銀非私鬻不辦私鬻則奸詭不可盡詰

網亦稍疏而益政自此壞矣已而有巡鹽應捕之設意在集奸飭法而覆與奸商為市是又益之蠹也乃復斷以期月程其所捕不如數者罰之出銀以輸歲筭其費非十倍後銀不止又况田野之民不習江海率募市猶充之被給弄而空家室者十且八九其害可勝言哉謂宜復中掣之初規嚴私鹽之厲禁罷免徭之役歲以額編民壯定其班次與其期日使之分番警捕欺詭宜可少戢即捕不如數而罰銀以償終不至如徭徧之甚而亦無負乎鹽司之征矣

寧波府

分野

周禮大司徒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域各有分星後世說天之學皆因之然皆迄無定據獨僧一行謂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界而以星辰河漢別其陰陽升降配以古今與地是曰分野則諸家說天之祖也春秋州鳩禘灶之徒所論諸國分星詳矣然不及吳越寧波故禹貢揚州之域于春秋為吳越地於分野則始見于周禮鄭玄註云星紀吳越也范曄志星紀起斗十一度至婺女七度于

辰為丑于分野為吳越然則郡之所占蓋斗牛女之次矣晉書星紀起斗十二度此范志費直星紀起斗十度

比范志終娶女五度比范志蔡邕星紀起斗六度比范志

多一度度終娶女二度比范志一行星紀起斗九度比范志終

娶女四度比范志減三度諸說星紀丑分皆不同蓋然

語斗牛女為吳越之分一也班志吳斗分野越牽牛娶

女分野此又分星紀為二而吳越又自有分矣以事應

驗之漢桓帝熹平間熒惑入南斗會稽許昭聚眾為亂

攻破郡縣此見斗又獻帝建安初歲星熒惑太白聚牛

女孫策權開江東此見斗又陳之末有星孛于牽牛

寶亡此又牽牛迺嘉靖癸卯七月熒惑入南斗占主東

南大飢荒是冬及明年春自淮揚大江而南歷蕪松浙

東西斗米數百錢道僅相望此見斗又然則星紀之在

吳越又不可分矣春秋越得歲吳伐之卒受其咎此又

寔有所分與班志合然以天官書論之又別有指按遷

官書歲有盈縮趨舍而前曰盈退舍曰縮盈其國有兵

不復縮其國有憂時亡吳越均在星紀然吳在越北越

在吳南豈是歲之初入通歷北而南吳當其退度而縮

越當其進度而盈故越有吳兵卒不使吳得度而吳因

以亡此當聽歲之退吳而進越不正不可以此而分星

紀有辨星紀之非吳越者曰吳越南星紀北然以曆家

仰儀之理推之仰儀及以現天取則星紀在北而光燭

于南其以吳越當之者從星紀之所燭也春秋元命包
 牽牛流為揚州分為越國震翻曰會稽上應牽牛之宿
 下當少陽之位此又不及蓋舉其中牽牛則前後二星
 皆舉之矣故言吾郡之分星其為星紀也信矣若其他
 有星紀之應而不專于吳越者又有在占吳越而不止
 于星紀者天官書歲右轉居丑與斗牽牛俱出東方名
 曰監德其失次有應見柳早水晚早班志亦云歲星正
 月晨出東方石氏名曰監德在斗牽牛失次早水晚早
 按二史所見畧同然柳為鶉火荆豫分是星紀又應荆豫又班志考景元年正月癸
 酉金水合于婺女婺女粵也又為齊二年七月丙子火

與水晨出東方因守斗十二月水火合于斗吳也又
 為粵按吳越為斗女固矣然又以女占齊故三年有七國之禍吳膠東膠

西淄川齊遂破滅伏尸流血其下孝武建元三年四月

有星孛于天紀至織女織女為婺女北星占曰有女變陳皇后

廢則女又占后宮元鼎中熒惑入南斗南斗越分越有呂嘉皇

后之廢漢兵誅南越此又及于南海不止會稽之越元帝初元二年四

月客星大如瓜在南斗第二星東五月渤海水火溢六

月閏東大飢琅邪人相食此又南斗亦占齊分哀帝建平二年二

月彗星出孛牛夏賀良等請改元建號曰陳聖劉太平

皇帝未幾卒有王氏之篡此牽牛又係漢室興亡之運星經北斗玉

衡第六星至揚州以五巳日候之以丁巳日候吳郡會

稽此吳越又應北斗之第一行所論星紀分野自虜江

九江負淮水之南盡臨淮廣陵至于東海登又逾南河

州得漢丹陽會稽豫章西濱彭蠡南涉越州寧畫蒼梧

廣南海古百粵之國又不止一趙陀之粵循是求之自有大司

徒保章氏之說而鄭玄所定分星因焉時所謂吳越者

自勾吳於越之地而言之也周之初淮夷猶在中國之

外于吳越直益遠矣虞肇十二禹貢九州則司徒保章

之星土宜止此而春秋乃以吳越定星紀是已闕于周

之初矣况自吳越之外而有一行所陳如斯邈哉及推

之遷史班志星經等著而星紀之占又不止吳越吳越

之應又不專星紀班志復曰牽牛日月五星所從起曆

數之元三正之始而遷史亦曰斗牛女察日月之行以

揆歲星順逆此豈星紀之次本有定分而其所關甚大

有不限于吳越之區者乎若夫北斗玉衡執天之樞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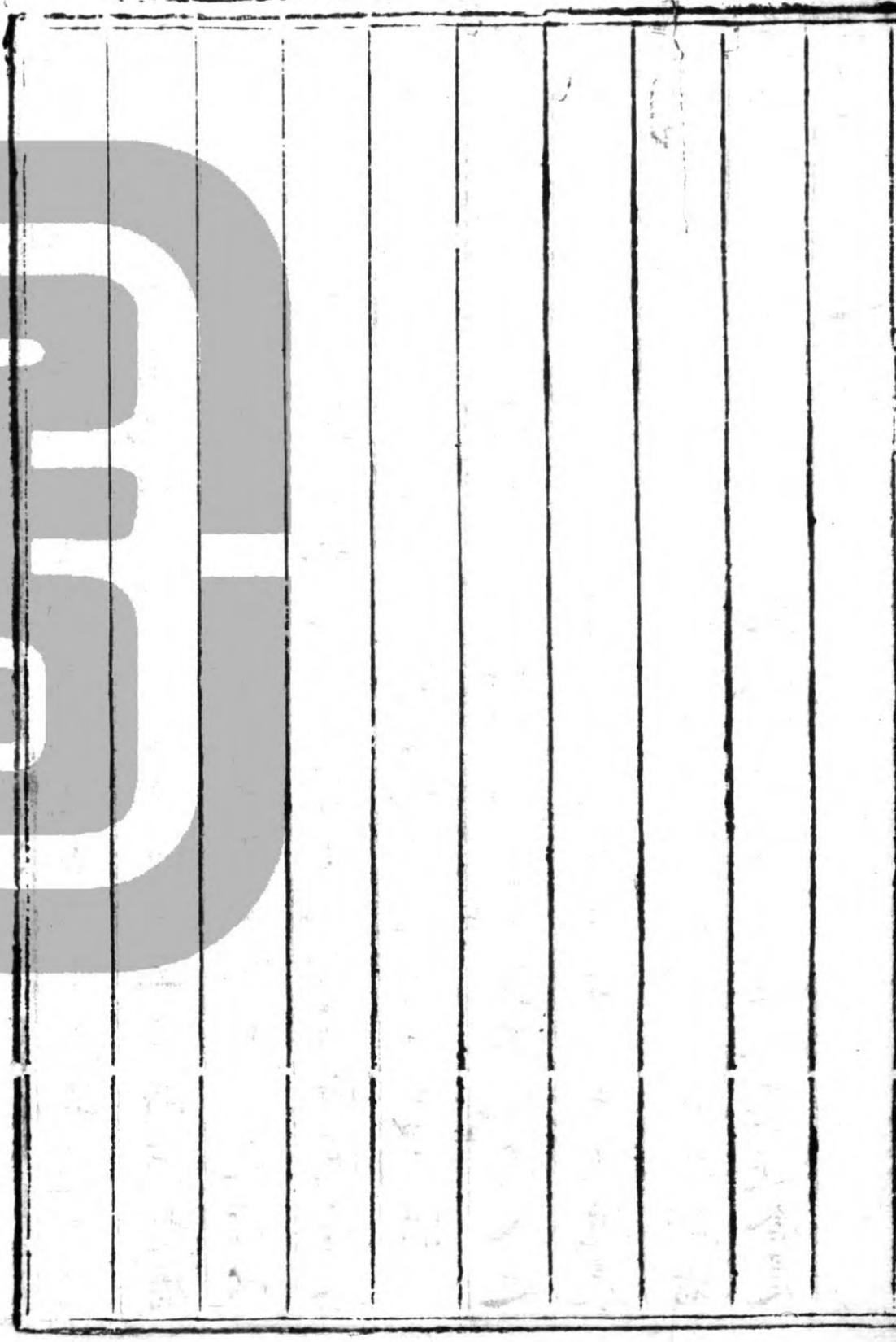
星宜各有分主而吳越亦與丁巳之占豈其他所入之

度有深淺緩急而其歲月日次亦有辛壬癸甲久近晨

夕之異致乎此固今靈臺司曆者之職而今將治郡者

所當躬修而俟應矣子產之言曰天道遠人道迩舍是

則吾不知之矣



卷八十六

三十五

而多沙石山峻而不鉗鏤無逶迤漫水沮洳大澤可以
作陂上策之說不可行矣不得已則有下策耳各以十畝
為率問其田凡屬幾主裒其錢買田一畝後而為池遇
旱其以灌溉一應人戶有田在高仰者一依此例推而
行之如此則吾邑之地皆良田矣雖曰下策猶愈于束
手而無策者乎

郡國利病書卷之八十七

金華縣

王禕記元至正十年肅政廉訪使董守憲

均役之法

下令使民有田者各以其狀自陳所有之田幾何復俾
各都之役于官者曰里正曰主首者與練習由事之人履
畝而覈其得業之人為誰又稽故所藏籍以質其是否
三者克克合乃定著為籍其以田之旨相次而疏其號
名畝稅糧之數與得業之人于下者曰流水亦曰魚鱗
以人之姓相數而著其糧之數于後者曰類姓以稅糧
之數相比而分多寡為後先者曰鼠尾每籍于部者三

一上於廉訪使一上總管府一留本縣為籍既定然後按籍而賦役其法即每都之田而計各戶稅糧之所在後即隨之而受役之田恒不出其都第以田多之最者為里正次為者為主首而主首有正有副正者在官副者則相助征督稅糧焉其田多者兼受他都之利而不辭少者稱其所助而無俸免高下平正較若畫一

蘇伯衡記洪武四年郡倅王綱量田之法

令都擇一人為糧長保一人為里長都以五十步為率築堠一為表其都之界保以三十步為率築堠一為表其保之界田以區為率樹木表一為書其甲乙之

次奇褚表一為書其多寡之數而旁都比保分曹易地相司察焉自田者則各以名數自占書于表而奇之田間擇吏之清強者分董其役 金華土田自洪武四年勘量後至弘治十八年上司復委本府推官葉相重行檢踏開除新增一明白重造流水籍冊見存本府庫房其各都耆長甲長俱各收執一本凡有爭訟易于查考近因歲久損失及有盜換隱匿之弊宜于終歲拘點視庶獲久存亦清訟禁奸之要務也

軍匠

明初軍役多取于婦附投充之衆其後又多以罪謫發

本縣各都畝軍戶見在共二百三十戶俱有籍冊可查其清理之法有因逃固而解補者有戶無壯丁而以幼丁紀錄者有原逃不在而投解者有在營有丁而解查者有丁盡戶絕者有挨無名籍者有改調別衙而誤勾者有同名同姓而冒勾者有分析在前而充軍在後充軍在前而分析在後者有以義男女婿而冒替者每年本縣拘各里長清審具結造冊送府本府又行清審造冊送清軍御史及布按二司查核其應解者本縣就僉里長押解取其批回附卷 凡工匠之役于京師有輪班者有存苗者又有機籍而執役于府之織染局者

其事不一輪班以各色人匠編成班次輪次上工以一年為限工滿放回周而復始有五年一班者有四年一班者有三年一班者有二年一班者亦有一年一班者今則皆以四年而一班其或造作數多則撮其工馬諸匠皆免本戶差役二丁若單丁重役者減其役老疾無丁者免其身其存留在京各色大匠則廩食于官每月上工一旬而以二旬為歇役其隸于織染局者則拘役在官逾年織造緞足以供用焉後因存苗者或有逃故而輪班者又或失班乃 命清軍御史及司府州縣清軍官負清理解部而造冊以錄報近年又有納價准工

之例則在乎清理者審其宜焉

開谿縣

三代之時以鹽充貢而已官未嘗權之以為利也自齊相夷吾而鹽利始興漢用桑孔而鹽禁始重其源一開不可復塞唐劉晏上鹽法輕重之宜令亭戶糶鹽商人縱其所之此商鹽所由始也郡縣有常平倉鹽每商人不至則減價以糶官收厚利而人不知貴此官鬻鹽之所由始也

明有戶口支給之食鹽有客商中賣之引鹽

商鹽 客商輸粟于邊官給引日支鹽于場任其貨賣然慮其私販之為患也特差御史一員往來巡視而軍

術有司皆有巡鹽官負鬻鹽所在又有巡鹽火甲閔津
巡檢又專為監詰其禁治之嚴如此又恐其旧引之影
射而為弊也故支鹽出場而徑過閔津鹽引有截角之
法賣鹽既畢而住賣官司旧引有繳納之例其防範之
密如此

食鹽 有司開其戶口名數令人赴運鹽使司閔支回
縣而計口給散市民官吏則令其納鈔鄉民則令其納
米各隨所便其後有司以閔支搬運之艱故其鹽不復
請給而納米納鈔則仍其舊云

蘭谿縣

拓城議

邑東衢娶兩江之水而東輸于錢塘南欲拒北則邑為
衢娶之門戶北欲禦南則邑為杭嚴之屏蔽門戶破而
後衢娶可攻屏蔽固而杭嚴可守且當衢處要衝時有
礪寇之變城僅丈餘東南則民居接比于城高且過之
西則面溪臨險而民皆架屋其上故名雖為城寔非可
緩急恃也建議者謂非拓城不可守顧東南迤邐山巒
若易為力而北隅卑下受諸谷之水而當其窪勢不可
以城然卒之以費不貲而無所予謀議遂寢

東陽縣

馬騾嶺寨在縣東南二百四十里地勢險峻延哀三十里金華台州之咽喉也嘉靖三十五年王薄陳士築禦倭寇 白峯嶺寨在縣東七十里石棧縈紆東通嵎縣嘉靖三十五年築以防倭 烏竹嶺寨在縣東北四十里上接鷺鷥嶺以達諸暨之烏岩與嵩嶺大小嶺相連嘉靖三十七年鄉民團結防倭 夾漢嶺寨在縣東百里嶺與天台相虬錯岩障截嶧水束兩崖下匯為八渦嘉靖三十四年築

湯溪縣

山口寨在縣南十里二都 大岩寨在縣東南二十里十三都 蘇村寨在縣南五十里十六都皆明正統十三年按察副使陶成築以禦寇

金華縣

鹿田為蘭谿之間道大陽嶺為浦江之險道箬陽輔倉為武義湯溪之險道義烏路多平行惟東北要害

蘭溪縣

舊有下淮戍三河戍當建德之交防陸寇之正道也盤山絕頂有右城岩與崧山相連絡相傳黃巢為寇鄉民于此避亂北可以入浦江

東陽縣

東通仙居縣及玉山廢縣元初台寇楊鎮龍自此入縣
治難置永寧巡司其勢弱故馬騾嶺白峯崑山夾溪皆
當防守又烏竹通鄞越亦為要路

義烏縣

南通永康東通東陽而西通諸暨元末張士誠嘗自諸
暨入寇

永康縣

正道自却金館可抵處州其間道去縣八十里為棠溪
可通縉雲仙居旧有孝義巡司在靈山去縣百里與棠

溪連絡其傍箭山青石三峯密浦皆斬截嶮嶮由孝義
五十里至馬騾嶺為最險又一道自晉雲出至永康棒
溪歷金仙寺取道雙牌循青山度勝龍橋以達東陽之
石門安文黃彈坑大盆山

武義縣

間道自麗水宣平皆可入正統未括寇至羊柵峽為巢
穴

浦江縣

西北抵富陽與嚴陵僅隔一水其山險菁密明兵取婺
胡大海先已攻下蘭谿可謂西扼其吭矣及 聖祖親

征乃自蘭溪入浦注羨烏取道至郡城則又東拊其背
由是遂降

湯溪縣

東北為輔倉若陽寔與金華接境幽邃可避兵然與括
之遂昌宣平相隣故蘇村為要道又大岩地方東通金
華西連龍游北連蘭溪此當三路之間道也若出山口
則為平原若從據公嶺可入處州其旁有大竿小竿之
地

義烏縣

礦防書

太史公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利
者爭之首而亂之階也有虞氏藏金蘄巖之山用塞貪
鄙之俗為世慮深矣周官金玉錫石之地設礦人之官
為厲禁以守猶懼民之有爭心也物其地因而授之
其禁令右聖王豈不欲捐利以予民而顧巖為之禁者
防其源也往元時江西豐城民告官採金經久地產竭
卒以貽患永樂中浙溫處閩福建嘗開場置官令內臣
主之督以憲臣已不償所費而罷由此觀之山澤之利

有限或暴洩隨竭或採取歲久而盡非人力所可必得之物而不究逐利之徒睥睨其間適用啓亂故利亂不可使開于上自上開之則儉臣增課之說乘是而進而監採以為民厲利權不可擅于下自下擅之則奸民鑄煉之術乘是而起而倚山以為盜藪上下之俱傷必由此矣縣之南五十里為八寶山以坐落第八保故名而流俗傳以為寶者舛也山廣袤可五里許林麓錯绣中盖有龍潭馬跡之遺焉其壤與永康接界而逼近慶州嘉靖三十七年永康益商施文六載益過閭里熟視八宝山之麓一帶小山土色照耀產礦輒起盜心乃搆党

方希六等九十餘人由楓坑到山窺掘近坑居民覘知之奔報平望倍磊之豪有力者而陳大成宋廿六等聚族謀曰夫也而貪無藝寔逼處此以與我旦夕爭此土也吾屬無噍類乎則投袂而起其率子弟詣坑手搏方希六呂廿四等十四人解縣而趙公故長者念隣屬不忍置之城旦鬼薪第善諭遣之而賊于是稍緩矣是年六月十九日施文六復誑衆千餘人據坑而賊故恃頭領金周謝素驍勇能飛刀刺人大張赤幟于山林示為國增課招引亡命益無所顧忌陳大成等仍督率子弟奮前捍擒十一人解府收繫而郡侯李公因出示

坑場殺死者不論烏人奉是檄也以往則無不控奉礪
及願為上用者於是得趙公趣兵勦賊之令陳大成
遂統率陳榆陳祿陳文澄等親兵數百追逐上山是時
薄暮日光反射天忽微雨賊望之色盡赤目眩氣奪我
兵周麾以登疾戰遂戮元首惡施文六金周謝等三人
群賊披靡遁去賊既收合餘燧計復修父兄之怨念莫
可鼓行者而處州人善煉礦以强悍聞乃潛以銀沙和
入土礦往紹景寧龍泉等縣人民煽聚慣賊楊松等三
千餘人至七月廿一日蜂擁到山斬山木而樹之堅立柵
寨憑凌我境土鹵掠我邨墅居民大震于是趙公遍檄

各都選兵防禦且懸賞以購于市而童蒙亨者習陰陽
家謂我以將三寸舌退賊師而賞賚可立致也則介馬
而馳之賊竟擁之隊中不得還偵報以告于是遂進兵
先合不利却陳春五十三宋佳三十六等死之已各都馮
陳楊王以兵至與本都陳宗併力進發而陳大成等推
牛以饗士宋氏亦各出利財犒之遂領兵三千人踴躍
逆擊表賊師隨而殪之俘斬三百餘人而童陰陽遂被
賊矢穿且而亡於是十月處賊以敗回表甚乃大集師
聚至萬餘人為檄告都民趣具食供芻粟以從遂于初
九日分兵一支從天龍山來一支從時溪嶺來一支從

掛紙嶺來一支從風坑嶺來口吹竹筒響聲震地與我兵陳祿等遇于全庄截殺斬其七人時賊全陳屯扎山上自萬圍尖至官舍嶺旌旗蔽山我師議不亟勦之彼且盤據難以卒拔乃期會各都兵初十日屯平望十一日次坑已進至上陳塘塋賊下山接戰陳六陳炎廿二陳希四等率眾奮擊陷其前鋒赤岸葛仙覓疇青口田心諸兵從旁擊其左右賊眾大潰所擊殺數千人會次日天大雪奔喙餘孽重之以凍餒即幸脫鋒矢死相枕藉已有逃至武義白溪口回視夥之繼奔若我追兵躡爭度溪水相隔蹂踐溺死不可勝數于是已平礦賊

四府陳公臨坑慰勞居民覩尸積成立周石封瘞民始駭安業不敢言礦事矣自是之後邑侯相繼間臨巡捕官每歲冬到坑封驗一次已三十八年有礦摠之設已四十五年有官兵之戍互相嚴守隄防甚密今上即位之二十一年邊陲多故帑藏空虛或欲開礦以佐軍國下其議于府縣于是本縣知縣周士英為其陳礦所以不可開狀事遂寢封閉如故

民兵書

蓋召募非古也古者兵出井田司徒致民司馬致節無事則以時屬民而較登其夫家之眾寡急則比什伍簡

兵器以鼓鐸旌物師而至人盡兵也何所事募者起于兵農之分而師武之不足也自漢武帝盛兵以威四夷增置羽林校尉之屬而又不受通侯爵賞以風海內則募兵始此而兵制寢壞陵夷以至末季大盜群起往往召募增兵創立名號為隔陳羨從稽射等類冗濫不可較而國力枵然遂不振以亡唐初制府兵之平日皆安居田畝國大師下符契于州刺史乃發事竣將解兵歸朝而士卒賜勳加賞遂罷歸蓋猶兵農合一之道焉已變而為礦騎已又變而為藩鎮其極也將卒獷悍跋扈弗為用宋制禁廂兵曰保捷曰振武慶曆四年之後

募兵充禁旅防守不耕而聚食者百十萬而是時所募之兵皆坊市無賴安養養勢不能不惰驕及驅之赴敵多警警而不肯應賞賚稍不稱輒圍視而呼蓋名雖為兵而寔若窳不可使之人也明吳分軍民籍而民田農養兵守戍衛民天下久平衛所軍目耗而變劇正統末令州府縣招募民社所在官率領搃練有警調發而民有復兵正德中計丁糧編机兵銀人歲工食七兩有奇大縣至累千金于衛兵外復取民財而搃民為兵其天下益多故財耗兵朮衛軍僅名額而机快徒虛名曾不獲一旅一卒之用有急輒復議募以已難而徵兵之

令飭下郡縣矣嘉靖二十八年題准士著居民有能率衆報效招至百名以上者給官帶三百以上者投散官則名色頭目之媒也四十八年令副叅遊守等官自募家丁報名在官一體給糧則將官私募之因也萬曆三年議准募浙兵三千人各給烏銃赴鎮以備衝鋒攻擊則南兵調北之漸矣自是之後北孽邊則募南孽倭則募中孽寇賊則募師旅亟動百姓罷敝然而募者猶踵接烏邑夫以百姓之生聚而當四方之徵召日削月耗猶為烏邑有人乎語曰毋為戎首反受其禍蓋謂烏邦國家無大兵革二百餘年於茲矣烏俗之于僇黥

雖其天性然哉然承平日久耳目所漸漬謠俗被服率多耽于佚樂聞金鼓則心悸觀旌旗則色變試之兵不習也長老云烏兵之起也則以曠寇先是嘉靖三十七年處州不逞之徒煽訐入我南鄙井埋木利民大震恐倍磊陳氏首糾義旗表其師擊之盡殪以者以澤量而民因是駭玩兵器矣于股掌之上武夫之勃興自此始矣倭寇蜂起叅將戚繼光賄勦賊之首事者而陳大成率衆應召三十九年統兵赴台防守四十年破倭于白沙洋俘斬以千計調注江福援勦流寇及攻久屯賊巢所向殄滅以軍功顯而子弟多食租衣稅懸金以詫

閭里人益驚于戰功矣由此觀之初兵之起也敵加于已藉以自故是謂應兵其既也賈以餘勇惟利自徼是謂貪兵卒之事變多故征發日騷武勇陵遲耗蠹萌起物盛而衰固其變也今上即位之二十年孽臣劉東陽以寧夏叛葉壁堅守王師環而攻之已又決河灌之弗能下於是議者發烏兵三千人趨之兵出之日而人人憂其弗及也至則蹈瑕乘間而入上功幕府所獲輜重不可勝數君子謂是役也水攻不如吾甲攻之剽而疾也是歲也閩白倡亂海島席捲朝鮮而墟其國我兵是以有遼左之役遇倭于碧蹄王師不戒敗績我兵死

事者百餘人報至而哭泣之聲相聞閭巷於是倭勢日益猖獗與我吾界鴨綠江而國揚敵入犯而深計者且謂戒心叵測指淮口則咽喉絕扼天津則腹臂斷躡吳越則手足痺躡留都則根本搖而士氣久靡營衛列屯之軍徒負尺籍之名至不能受甲乃紛紛議募而征師于烏則自杭省至則自吳淞至則自留都至則自淮揚至則自遼津至街巷之間靡然發動而一二緣事將官假借搃哨餽給紈袴子弟垂橐至于金而不佐國家之急是後干戈日滋行者賣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財賂哀耗而不贍賦稅既竭猶不足以繕饒根大司農言

于是稍之議罷而所遣天津兵三千人中道發回士卒以月糧不給輒脫巾鼓譟賴當事者曲慰勞乃止自兵散田里農種失業衣食亡賴輒多穿窬拊提抽算踰倍之奸戶靡不寧桁楊者背項相望也無幾何而浙直所募之兵輒復竄迹而逃弗為周主者治逋逃之罪曰是前之三尺籍固在而奈何縱之去也則烏是問蓋至是則兵與民交受其敝而後知兵之流毒遠也善哉司馬光之論民兵也當韓魏公柄國政欲刺陝西民為義勇司馬光力爭以為不可畧曰凡民生長太平不識兵革所事惟田畝力作雖日教閱獨旗號鮮明鉦鼓備具可美

觀而止一遇寇敵即瓦解星散潰敗立至自後放法還農則惰游已久不復肯服稼力穡如異時矣又田產空盡流落無歸強者為盜弱者轉死長老至今于邑長嘆此可為永戒而不可復也况今既賦歛民之粟帛以贍軍又復藉農之民身以為軍是一身而兼軍民之任也民之財力何得不屈此前事也不忘後事之鑒也夫烏今寔類是覽里老之呈牒可悲也呈稱念邑僻處山鄉向服礼教不諳兵務始自嘉靖三十七年勅減礦賊有殺倭寇優浙因而召募無有寧日京省守禦烏官居多十室九空朝不保暮近來京師各省寇盜相屬下縣招兵

官府窮于支應小民艱于供役應募者皆精壯留家者皆老稚田業失種稅糧何供切念普天俱屬平民烏俗獨罹利害懇乞憐准轉詳俯極民田繇里老以言小東寤嘆于憚人北山感慨于王事烏蓋兼之矣安有為一方佔危若是而上不驚者萬曆二十二年知縣周士英上計于朝已歲事竣乃為我父老具疏以聞曰臣聞民者邦國之本也兵者衛民之具也國藉兵以威而足伍軍弱則兵病欲寔其兵而數疲民以逞則民病右者寓兵于農而民不廢耕作是以無所受其病而兼獲其用今者驅農為兵而民竄入兵籍是以未盡獲其用而

偏受其病臣竊惟浙東義烏一縣兵不得解甲而為民民不得息肩而無事于兵者三十餘年而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臣叨任義烏兢職守何敢越俎而議以干罪戾然歷任以來伏覩徵兵之令無歲而不止荷戟之夫無家而不出人民流竄而戶口消耗里分兼併而糧差困賠邑有顛顛之風民多死傷之泣詢之父老得之道路無不痛心疾首極言兵害則臣亦安忍避一時之忌諱而貽百姓無窮之禍哉夫烏邑地方百里旧俗浮龐居民樂業並未知兵自嘉靖間處州礦賊作剽隣壤而兵始興繼以倭奴侵擾練兵浙東而兵始著嗣後釀

成厲階父不得恤其子兄不得顧其弟妻不得有其夫
歷年來散于北邊散于閩廣者幾數萬衆倭平而生還
者十無一二民方救死扶傷之不暇而復重之以檄召
之紛裊將安極臣初到任不旬月而金陵淮揚薊鎮吳
淞浙省等處募兵官負踵接肩摩一時羸糧景從之金
陵者二千有奇之淮揚者一千有奇之吳淞者五百
有奇之薊鎮者一千有奇之浙省者一千三百有奇又民
不趨官募則趨私募畸零比耦結逐往投者難以備載
蕞爾彈丸之地生齒幾何而比歲投募已五六千人則
是空邑之子弟以赴之而閭里戶丁何得不屈臣按洪

武三年以版籍覈天下之丁甲丁二等曰成丁曰不成
丁民始生登其民于籍曰不成丁年十六曰成丁成
而後六十而免府州縣驗丁冊口多寡事產厚薄以均
適其力蓋至慎重也查得烏民戶口自嘉靖四十二年
以至隆慶五年共一萬五千五百一十丁萬曆九年戶
口僅存一萬二千九百三十丁及至虧失原額比十九
年定圖報丁登冊充足額數而各里以人丁虛耗紛紛
控告不下數百輩臣諭以申請詳豁民乃安定良由師
旅頻仍丁壯離散年老者未行蠲除童稚者先以編役
而逃亡遠竄者則累及里役之包賠此民之所以曉曉

若不寧也且今弊實百出奸偽多端蠹國耗民其害有五臣請熟得而熟教之古之凡民長大壯健皆在南畝農隙則教之以戰今一遇兵興輒奉檄坐募以尺度量民之長大而試其壯健者招之為兵其所以留緣南畝者皆老弱也夫八口之家能耕者不過二人投募者多則力耕者少使良疇委而不開桑柘棄而不採歎令家豐人給不可得也害一人情安于土著而重去其鄉故人自愛護而知畏法自兵端一開而民倚邊為奸藪囊篋者家于是逋責者家于是鉗徒者家于是雖有作奸犯科權埋剽竊之輩而身扞文網輒逃之尺伍以解

免而藐上法若土苴也害二兵不素定而一時號召大抵取盈于城市之游惰朝甲暮乙東驚西投鼠竄蠅營詭冒影射按籍而稽其人多不可曉者比及逃止移文勾攝牽擾里排莫可究詰未免徒耗衣裳濫叨糧餉害三今之把總劄付非虛名者耶然上設名色以餌民而下假名色以鈎利紈庫之子謀充頭目餽遺如市多者百金少者不下五六十金甚至有廢產破家展轉被紿而訐告者計民間金帛之費屑越于道路而肥募官之私橐者比之是也害四夫既以募民為兵別其姓名已隸于官府之籍行不得為商居不得為農而仰給于官

勢遂不可以罷去設汰之使歸彼退而頽其田廬之荒棄計畫無聊未有復能生還者也此不為溝中瘠則為萑苻嘯耳是使民掉臂有事之日而弄兵潢池者必此失業無賴之流也害五兼是五害而上猶募烏無已臣竊恐非直為一家一邑之憂而土崩瓦解之形將在于此當事者豈可茫々然而不為之處哉臣愚以為今之所號南兵大率浙以東人浙東六郡而婺居三之二婺屬有八縣而烏又居三之二然嘗試求之烏之民非果有投石超距材官蹶張之能也一旦聞召而頓足袒裼以應者則其家不聊生而藉以糊口耳他郡山岩窟穴

之民負氣好剛忠勇而願赴用者無處不有自今請奉聖旨申禁各省衙門衙門勿得重以私募招誘烏民萬不得已徵兵東浙謂宜疏請于朝勅部以檄下之撫院々下之道々下之府分督所屬州縣隨地召募不拘方隅各極簡選精銳可致仍令已募之兵年五十以上願復為民者聽其方募而待用者年二十以上則限十年而除其籍如是則方始募之日上已明示其聚散之權至役竣而汰之則無怨且使民心知其不出十年而復為平民則計必願後不至叫呼無賴而自棄其身子邊塞民得更代而為兵々得復還而為民此蘇軾

募兵之議可通于今日也而要之中原之長技有不專在浙者臣又以為遠募之兵各須資遣道路遼遠勞費倍多始發有征行之難事久有逃亡之患今之遼薊山陝等右稱用武之地村落百姓嘗習於戰聞識敵淺深愛護鄉里即不待驅使猶願自備衣糧共相保聚令名募立可成軍昔成化中北虜毛里孩運寇延綏先臣盧祥言營堡兵少而延安慶陽府邊民多驍勇與胡虜押敵戰請奏點選民丁之壯者編成什伍歸為土兵得兵五千餘人免租六石戶三丁委官訓練聽調而延兵盛強虜遂不敢彎弓向內此在延綏一鎮行之已有明

若使九邊在在練習土著撫以恩厚民必歡欣踴躍願出死力又安在其不如浙兵也夫惟土兵以漸而多則民兵可以漸省而無用民兵可以無用則烏兵可以息肩而歸農休養生息數十年之後戶口可充征賦可繕庶乎其猶有支也臣不自揣越分僭言自知無所逃刑然竊念漢龔遂之治勃海也令民去刀劍而買牛犢殷然收富庶之政臣今之治義烏也聽民輟鋤耰而佩刀劔囂然喪樂生之心則豈惟有負

皇上今日所以課責群吏之意而尸祿苟安于旦夕使人寔謂臣傳舍其邑而秦越其民也則臣亦無以下謝

諸父老矣伏乞 皇上憐臣犬馬微誠俯垂採擇勅部
查議從長計處以拯一方之倒懸宗社幸甚生靈幸甚
奉 聖旨兵部知道而大司馬以時方用兵不報二十
三年東征兵卒以徼賞鼓譟至移兵潛剽不分玉石無
辜駢首就戮者數千人其慘益不可勝言矣

編戶書

徐幹曰夫治平在庶功具庶功具在事後均事後均在
民數周故民數者為國之本而庶事之所自出也周禮
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歲登其下
死生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獻其數于王

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如此其重也聞之治古之世民各
安其居樂其業車馬不疲罷于道路萬民不失命于寇
戎豪傑不著名于圖書不立功于盤盂六十以上之所
養也十五以下上所長也十六以上之所強也則民數
之蕃庶滋殖豈非其累世所休養致然哉逮至漢唐叔
季苗害生而兵凶作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餉戶版之
紀綱同輯上斷之條約不明富人多丁者為官學釋老
以免責而下戶殘瘁率迹為浮人而土著益寡則其弊
不在官而在民長吏以增戶闢稅為課績而各招浮蕩
折寔戶張虛數以邀譽諸死徒闕稅者抑配于土著而

君國利病書 卷之八
土著益困則其弊不在民而在官自昔歎之矣而今之弊則不在民不在官而在邊徼今邊與邑爭民之走集如市如極敝已記曰凡民自七尺屬諸三官農攻農工攻器賈攻貨時事不共是謂大凶吾未見奪之以兵事而使聚者也 國朝令民以戶口自寔洪武十四年始頒冊式於郡縣軍民人匠等戶各以本業占籍男子始生登其名于籍曰不成丁十六曰成丁之成而役六十而免婦女若不成丁不役十年乃大計生齒老幼存亡而更籍之冊成一以解京餘司府縣各存其一凡百差科悉由此出無復前代紛更之擾然洪武間民甫脫湯

大而就衽席按烏籍人戶二萬八千九百七十二丁口十四萬三千九百三十三歷成弘以來休養生息戶口固宜月積歲滋乃今版籍所載戶不及二萬口不滿八萬頃猶減于國初時也然則登耗之故可知已自嘉靖兵興徵書旁午民之揭家而往者由兩畿以及邊徼茂地不有哀而聚焉不下萬指戶殘于奔竄口敝于殺傷則又何怪乎其愈損于昔也迨萬曆二十年輪值大造各里報丁填圖而縣尋陞遷未及清覈存亡虛寔之數遂致里有貽累不堪者為訟諸藩司下其牒于縣于是二十三年知縣周士英覆加詳審除虛加無米丁三百

五十四丁增有米丁四十八丁通共寔在人丁一萬四千六百五十二丁蓋據丁產為宗所豁除者多羸弱下戶逃亡物故之流而量於有糧人戶酌增數丁以補其闕是亦割此益彼補偏救弊之權也然因是而深嘆慨縣之弊大都患在不均夫寬狹硠腴不同鄉而同役貧富有無不同費而同征奔亡僑徙不同土而同隸強弱眾寡不同值而同派丁多家給者以眾輸加輕丁少家寡者以力單加重又版籍漫漶里胥廣緣為奸多巧避失寔豪右售賕轉相蔽匿貧弱抑勒輒科差報而里之豪有力者藉口差徭名目即又更賦之十甲十甲多單

下戶易虐使往陽浮科歛之所出有倍于所征者強者吞食饕餮弱者推肌剥髓相推于逃亡死徙而民益感然則長民者將任其若存若亡而不為之籍耶則非國家之制也將一計而籍之而增闢戶稅耶則又非生民之道也計莫若與時推移每及攢造之年視耗損益均劑之而倣丘文莊丁田相配之法以田一項配人一丁當一夫差役田為母人為子隨母而益損所籍即豪有力數溢于額輒哀之口即羸弱下戶額不及數仍減美即戶歲滋足成賦不責其羨即未浮則例槩推減不為加科常使民寡征求之擾而優其力國有民人

之寔而無其名是謂不齊中之齊而公私兩便之術或不出此若必科名數而盡籍之冊將戶未必增而民先告厲孰與夫聽民自便之為得也後之籍民者毋寧使人謂令寔生我而謂令浚我以生乎

田賦書

國家稽古定制即田而稅其每歲取民者有夏稅有秋糧有鹽米有額辦有生辦有銀力差自軍國重需及職員供餽一縷一粒悉財度畫一著為令是時干戈甫定列屯聚食者奚翅千萬而免租之詔無歲無之其為民惠澤至渥也歷二百禩于茲財賦灌輸天下度田非

益寡而租稅非日減也長吏引銀持籌邑有若干步畝之數矣而國計凜々憂不足于上民墾田發草善治之畝數益而食不能人二駟者猶衆也則患生于上溢而下則漏溢則物力必屈物力屈則民貧民貧則奸邪生而扞文網逃國稅之私紛々起矣烏廣輪方百四十里畸提封萬頃居民臚列而碁置大都墾田什居五山澤園陵畜牧什居三陸地墘埔什居三野多坡土雜沙石不皆可曰而又數若旱潦望歲于天者多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亡非他有技巧能以搏糈搏生也嘗考國初官民田土八千七百四十一頃夏稅麥二千一百一十

七石有奇秋糧二萬二千五百七十五石五斗有奇宣
成以後減科米一千三百七十七石隆慶二年裁定夏
稅仍舊額秋糧二萬一千二百石八斗有奇其賦夏法
稅石征銀二錢五分秋糧官米石征銀二錢五分有奇
民米本折色石征銀或五錢七錢有奇總之稅糧每歲
共征銀一萬二千四百一十四兩五錢有奇田三等曰
官田曰僧田曰民田官田有抄沒學院義庄諸名目賦
最重而免其差僧田屬之寺觀半占於民而賦稍重餘
盡為民田而等賦各以其地宜為差具如期征輸初夏稅
秋糧之入區設糧長收解已豪右力能為細民輕重得

陽浮科斂之輾轉為貿易久之課不上而蕩者
將國稅為滛浪事覺至買田宅質妻子累親戚倍償
隕身滅世于是編里甲為差次分上中下三等從公僉
充以均其力又其後諸名里甲值役者公私費詎不貲
給不能一二而共者十百中人家大率破而歷朝釐
正更創則十段錦一條鞭之法行而民咸稱便矣夫十
段錦之行也自嘉靖四十四年始也其法每年算該銀
力差各若干總計十甲之田派為定則如一甲有餘則
留二甲用不足即提二甲補之十年輪次編僉而徭役
解費于是乎給其極也多為市猾所攬收至解戶有分

毫不沾惠者而差解亦病一條鞭之行也自隆慶四年始也其法通計每歲夏稅秋糧存留起運額若干里甲銀力徭差諸費額若干照數編次開載各戶田帖立限征收其往年編某為某役某為戶頭貼役者盡行查革若起運完輸若諸役錢皆官府自支撥勢不得復取贏民固便然議者猶以為旦夕而號之農民無終歲之樂戶之而比之縣官有敲朴之煩甚至事有不得已或借私以補公勢有不容緩或移甲以紓乙其弊曷可勝數也雖然齊民徇于所習中士溺于所聞自條鞭行而見年里役糾其不率該催促其輸逐年分其辨細戶上其

供上下相安蓋已一成不可變矣吾獨怪夫法久民玩奸偽萌起一切欺罔以負國課者比之是也方洪武十九年上念民貧富不均而賦稅多不以寔自占往以田飛灑詭寄昏賴推諉遣國子生臨縣將各鄉田土一一經量編畫魚鱗圖以記之自歲久後冊漸漫漶至亡失不可問而田得買賣糧得過都圖推收虛偽弊叢如蝟詰訐日滋至嘉靖門而極萬曆初我皇上用輔臣議行文量法大均天下之田於是知縣范雋履畝清丈以等則既多而里胥得上下其手莫可方物乃統縣之田分為八鄉以一法槩量之稍別科則民田重者畝

不及四升而輕者纔三升有奇是時法嚴令其人習步
箕而賦均民間虛糧賠累之弊盡汰獨其高田與水田
同則如同明等鄉被害猶寡永析二鄉高居八九水才
十一而以崎嶇峽埔之田輸陸海沃野之賦有罄舊之
出而終歲不足糊口者則民且欲脫屣去之矣又國家
諸料價及兵費皆以田派計租之入大約半稅之官額
外之征歲倍諸不暇論即如加派田畝初每畝稅三分
之一計增兵餉三十兩有奇及倭平而此賦不為蠲除
著為定額萬曆二十年有島夷之亂復募兵防守而披
戈占籍之徒卒皆衣食縣官莫能給則又復議派兵餉

田地山每畝加銀一厘五毫已二十一年每畝又加一
厘五毫通筭摠加三厘共增兵餉銀二千五百四十七
兩有奇沿至二十四年奉 撫院劉汰冗兵減除餉銀
六百八十五兩有奇然摠之自嘉靖至今餉銀猶派征
四千八百六十二兩七錢有奇而民困未盡甦也夫數
口之家一人蹠耒而耕不過十畝中田之獲卒歲之收
不過畝四石妻子老弱仰而食之時有潦旱災害之患
而征賦兵革之煩費頻歲無休時故富者鮮什百人之
生而貧者多不贖本之事逃絕棄業者往而而是而里
魁風猶舞文作奸窟穴蠶食其中至不可殫詰諸如故

老所傳魚鱗圖及賦役冊業已化為烏有而奸利萬狀有巧曆所不能得而况其几乎試舉其積弊言之有田之家患苦賦重賄啗奸書將米糧歲洒合勺于百戶之內積合勺成升積升成斗積斗成石漸以消豁而被洒者竟莫知所從來而歲為之賠償名曰飛洒又患田併戶則米多則差役益重則分析其田或詭之親隣或詭之佃僕又或為之寄庄而彼此規避以幸脫重役名曰花詭又家自為戶糧差業該承領而故以其米亩掛于糧戶常祠籍口衆共不落戶眼終歲昏賴名曰虛懸又有地無立錐而戶留虛米有田連阡陌而籍無擔石之

儲者有賣戶不過割及過割一二而代為包納者有過割不歸本戶有推無收有搃無撒而影射脫漏者在冊為紙上之桑在戶皆空中之勢以致派糧編差無所歸着豪猾欺隱貧弱賄賂而民愈益窮戶口消耗逃亡多有點者籍逋逃為推委而糧愈益虛自非綜核清查一大振刷則又何以必其後哉是故嘗為之說曰今之官不勝其煩而民不勝其擾者則畝教之混淆不為清也冊籍之脫略不為覈也推收之禁亂不為禁也王制十年一大造今開載事產厚薄按籍科征而輓近直循故事以虛文應耳即所號為寔征亦大率襲租石甚且連二

姓以朋充耳而民間田糧又歲々收除迄無定輟以致冊籍紛更里胥因之恣奸飛洒增減作意出入若繭絲牛毛莫得而窮竟其端緒有自来矣昔丘文莊著論欲令縣冊詳于司府如諸司職掌所載凡各田土必須開其各戶若干及條段四至俾官民有所稽考質證不至混而無別今莫若做而行之督令里書查算都畝事產各歸子戶備造的名登之征冊先將田地山塘每畝該米該麥該銀該催科則先列于首以縣額而至鄉額都畝額畝額甲額俱明註丁田銀米優免寔征數目序列于次至于花戶逐名之下則詳開田若干地若干山若干

該征米若干銀若干附列于後圖斂而摠于都々摠而會于鄉々會而完于縣務期摠撒相符不得合勺舛謬每冊造二副鈐印一存縣一發該畝各甲收執照數徵輸然里胥必且以為花戶滋多收除不一而有託煩擾為口舌者今謂當冊成之日仍宜酌定五年一次推收著為定例其每歲田有買賣或價已杜絕令賣契之外另書推米付約一紙赴官稅印收照以杜復詐錢糧即令得業人稟白代納直至輪年方許推收有故違者書役坐贓究罪自後每年照額科征以省臨期查算如是則以一審之會造而貽累年之便利何憚而不為此夫

畝數辨則人有定輸矣花戶詳則糧無昏賴矣推收定則籍無竄奸矣縱弊實未必能患除而由此以漸推之奸狀可窮而竟也嗚呼樹木者憂其蠹壅苗者除其蠹牧民者不可不熟察此論也

永康縣

役之別有坊里長有糧長有均徭有驛傳有民壯本非役而人以役視之者有老人

坊里長在周為鄉遂之職初不以為役也漢承秦置亭長或送徒或畜馬皆得使馬則漸近於役矣唐及宋初皆置里正南渡後為保正長按唐書睿宗時御史韓琬言往者里正每一員缺充者輒數十人近年差人以充猶致亡逸其卒儕于役而人畏其難則唐中葉以後事也宋初為差役熙寧為催役元祐復差為役崇寧又為催役其後民間之好義者憫役之難又相率為義役終

宋之世公爭于朝私誨于野以為一大議論而斯民之畏役者其困卒莫之少紓也夫既以為役矣乃無籍定不易之次但隨時差充則勞逸踈數將有倍蓰不齊者民惡得無偏困乎僱役聚衆人之財以募一縣之役若可無偏困之累然徒得浮浪之人充之古人所以制鄉遂之意蓋蕩然無復存矣至于義役民則義矣將何以處司役者乎元以五十戶為十社置社長一人鄉置里正一人主首一人嘗觀黃文獻公所撰鄞縣義役記其制亦猶夫宋而已今制每年里役其長一人籍定其次十年而編其後期之先後無得私焉驗其丁糧之多寡以為任役之輕重其役費之予奪無得而私焉其籍每十年役編一更造人有生亡則登下之田有賣買則推割之其長不任役則選同甲與比甲之次丁糧足任者代之戶有逃絕者必補其數此法行而差役僱役義役諸紛紜之議皆可以無誦矣但其役之設也本以承勾攝督催征而已後乃凡百科歛皆在焉嘉靖四十五年侍御龐公尚鵬按浙加惠里甲振刷夙弊凡公用支應夫馬等項俱酌定其數一例編銀征之于民而用之于官

糧長即漢之嗇夫與宋之戶長也今制每區設正糧

長一人副二人每區歲輪一人赴京閩給勘合親聽
勅諭歸乃下鄉催辦稅糧完納填寫勘合送縣奏繳北
京既建仍歲降勘合南京戶部關繳如初蓋青慎之意
其重如此歲久消乏有司乃權令衆戶朋充且有十人
而朋其一者矣近乃舉而革之革之誠是也如高皇
帝之約束何有志于奉國恤民者尚無廢畫一哉

均徭自糧里正役之外凡諸執役于官者通曰均徭即
周禮所謂服公事者是也均徭非役名乃所以制役之意
蓋自昔之議役者其制莫善于此矣按宋史其役有衙
前即今之解戶庫斗有承符手力散從官即今之皂隸

弓兵舊志熙寧僱役歲收免役錢九千八百貫有零非
盡為役費也祿官吏脩水旱皆取足于寬剩錢之數故
其取之多如是諸賢所以亟爭之也元之役有祇候禁
子有弓兵有站夫有鋪兵與今制亦畧相出入其所以
為役之法莫得而詳今制凡雜役皆點差而以上中
下三等定其輕重蓋有司得隨事專制非若里甲有一
定之後次是以放富差貧那移作弊之戒於律令每丁
寧馬弘治元年始定均徭之制其制照里甲定籍年役
一甲以五年與里甲互役揔驗一縣之丁糧配諸當役
之數通融而審編之凡役期之先後役直之輕重有司

者皆莫得而高下焉此誠所謂均徭者矣且兼宋人差
催二法分為銀力二差銀差者征銀入官以充催直而
免其役即熙寧免役法也力差但準銀以定差而不征
銀聽其身自執役或倩人代役即元差役法也其參酌
事理曲盡人情又如此近或有非役而因事征銀者亦
附焉豈有取于宋人寬剩錢之類與

驛傳即元之站夫也自漢以來驛傳之馬皆官置之站
夫之名始見于元蓋自此遂為民役矣 國初驛站之
役皆黥充所謂丁僉也其後漸乏通驗田糧朋補之所
謂糧僉也縣額遠方馬七匹本縣華溪驛馬五匹驟五

頭驢五頭遞運夫三十五名諸役之中其最重難無如
遠方馬頭者矣于是議者定為免役征銀之例而惠始
除近又通計一縣民糧之數配以所須馬價等銀計米
征之成隨稅糧征完解府以候遠近諸驛之關領者給
焉

民壯古者鄉遂之民居則為農出則為兵農雖兼兵之
役而未嘗別出養兵之費亦庶幾乎勞而不費者也後
世為兵者既列屯坐食資農以為養及兵之不足又集
農以充兵之役焉亦異乎古矣宋河北有弓箭手陝西
有義勇或給田以募之或免役以集之猶米戶使之為

兵也自熙寧中王安石創行甲之法而民始有戶兵之累民壯之後亦頗類此洪武初立民兵萬戶府簡民間武勇之人編成隊伍以時操練用以征戰事平還復為民此民壯之權輿也然其所立止要害須兵之處所簡亦止武勇任兵之人而已曷嘗通行郡邑戶使之為兵哉太平之後旅旋已罷矣正統十四年令各處招募民壯就令本地官司率領操練遇警調用事定仍復為民壯之民始于此其費視稅糧居其什一後乃老羸殘疾皆竄名以苟衣食不過以充候人之役而已老人即漢之三老掌教化者也洪武中令天下州縣里

設老人一名以耆年有德者充之置申明亭頒教民榜凡民間細事俱聽直亭老人會衆剖斷有不服者乃經有司其赴京奏事稱旨者即授以官任亦重矣後因所在非人有司蓋輕遇之于是耆年有德者多避不肯為而其樂為而不辭舉皆人役也是豈太祖設立老人以助宣教化之初意哉

風俗邑之弊俗所亟宜更者有八曰淹安曰火葬前已具文曰健訟民間少失意則訟則務求勝既無寃矣不勝必翻訟之所爭之端甚微而枝蔓相牽為訟者累十數事不止每赴訴會城人持數詞于巡院則曰豪強

于鹽院則曰興販于戎院則曰埋沒于藩司則曰侵欺于臬司則曰人命強盜于水利道則曰淤塞隨所在徧投之惟覲准理即涉虛坐誣不恤而被訟者且破家矣曰起滅民之陰執焉而黠者上不能通經學下不肯安田畝以其聰明試于刀筆担輕為重飾無為有一被籠絡牢不可出凡健訟者之為害皆此輩尸之也人有指斥其惡者即以他詞中之即有司且有拘制上下莫之誰何者矣曰扛幫城中歌保戶與訟家為地者每偏相佐佑曲為陳稟以亂是非或伺而遮之俾其情不獲上達稍與抗則結衆毆辱之使負屈而去故人家有訟必重賄

保之桀黠者以為羽翼蓋未至于庭而所費固已不貲此貧弱所以受重困也曰攬納浪浮無籍之人代當糧里而包收之營點收頭而侵剋之求田問舍聚婦嫁女或以耗之聲妓之娛罔顧後患一遇追併多方詭避及發覺則諸宗族親戚隣里及素所拂意之人令其賠償或牽連數十人又弗克完則有司官吏或併受課殿之罰公私益交病焉曰聚集民健而不知法者遇有爭競則逞兇聚衆多或百人少亦不下十數人鳴鑼持杖交相擊聞不惟大獄緣之而起而習亂之風不可長也曰投兵自海墘告警金華之民黃緣募兵僥倖為把總者往

往富累萬金貴登高品初無汗馬之勞冒膺勝敵之賞
以致力田之民賣牛犢鑄刀劍以應招募者所在成群
始是義烏連及東陽今且漫淫而至于永康矣以今則
坐失耕稼之夫以後則釀成盜賊之患其為害不淺也
陰符經曰大生于水禍發必尅奸生于國時至必潰易
曰渙其群元吉此正識微慮遠之君子所當渙之以元
吉之治勿使其時至而憤者也塞涓涓以杜江河之流
伐毫厘以省斧柯之用其在於茲乎然抹弊之術豈有
他哉照之以明斷之以公操之以信果如當其罪必懲
罔宥則一舉而民志定民俗變矣

衢州府

防礦兵

嘉靖四十五年設兵三總共一千六百二十三員名匹
內一總支徽州協濟兵餉俱屯揮府城訓練嗣後地方
稍寧減兵一總免支徽餉寔存官兵二總名為前左二
營其營兵一總聽守備營領一總于所屬指揮千百戶
中選堪用一員領之聽守備節制萬曆十九年間因夷
情重大添設威遠營官兵一總計五百七員名聽守備
訓練萬曆二十年七月分發二哨調征寧夏仍存三哨
與防礦官兵併左右為二營每營復為五哨共計官兵

一千九十員名匹萬曆二十四年八月內奉文挑選每
營復併四哨并中軍員役共計八百八十二員名匹續
又奉文減去右營醫生將左營醫生隸之寔存官兵八
百八十一員名匹每年兵糧俱係本府給發

開化縣

開採

萬曆三十六年礦稅事起有謂開化六都大尖塢八都
烏哨塢及四都三處礦洞可開者時採礦曹內監委官
馬忠挾諸商至縣起工先挖大尖塢開兩月採礦砂四
千斤約百斤烹銀一兩不償所費于時邑侯劉文孫防
範周詳奸徒斂戢及內監親臨侯不激不隨調停上下
然礦利既目擊烏有又不肯空返侯不得已議將雲霧
山官木召拊得四百金抵克礦價內監既去礦洞仍封
苛斂不行民不知後地方晏然仁侯之力也後三十年

而有議採木雲霧之事

雲霧山者邑宦宋氏山也僻在二十四都界德興延袤頗廣而中阻深嘉靖間吾氏與宋搆訟吾黠甚揚言此山藪盜為不軌以聳當道而傾宋勘者至則植幟舉烟以惑之宋宦長者不與爭入此山于官而訟遂息官為令每五年一焚林菁迨萬曆中劉邑侯有拚木抵礦之議工人李辛戒等納價四百拚之蓋宋氏所遺盡于此番矣不知何故山名曰馳奸徒垂涎天啟初有聳兩臺願自備工木採木助遠餉者事下本邑已而竿擯紛至皆大力者主之王侯家彥曰此非躬勘無以塞饒口遂深

入其阻據寔申報邑人亦始知此山之寔無木也然奸徒意未已竟走京師適大工興旁搜利孔言路霍掌科遂有據其說以聞者甚謂山方千里未可棟明堂地可與屯 旨既下浙上下愕然利害叵測邑巨姓及隣山民居洵々將逃走而但侯宗臯方下車毅然身任之亟往勘如王侯言則陳七不可一不必侃々爭之未幾道尊孫枝芳郡尊舒崇功覆勘知侯議不可奪遂詳撫臺潘疏請罷採當是時璫銳意黃山之役以為雲霧即黃支別于是浙縉紳在京合疏稱雲霧屬浙與黃山了不相干因以伸撫臺之言竟得 旨報罷第嚴居民竊取

之禁

金山嶺巡簡司在縣北六十里因六都八都礦洞地方
遭處州礦賊竊叢特設防警于此近來礦雖久閉而徽
嚴之界多盜巡簡遂任馬金鎮以便彈壓巡緝第當以
禦暴為功勿以處置為利則官與地宜矣

華埠兵營在縣南三十里隆慶間二十七八等都被
流寇劫掠因設營于此把總一員哨官五員每哨管兵
百名以時操練各處巡哨寇盜斂跡兵民相安後兵經
調發遂不復設止木府兵二十名每季更番戍防葉溪
嶺蓋開常玉之交寇盜出沒地也近年盜屢發長峯地

方邑侯但建議華埠與葉溪嶺相去十五里華埠一大村
落人烟湊集無所用兵惟葉溪嶺寂為孤窳山北界德
興玉山、南即開化常山四縣隔界足音罕至宜行旅
往、白晝被劫而葉溪為孤峯絕頂以二十人而終日
枯坐一窮山四嶺無隣其勢必不能持久今本縣親履
其地再四籌度與其虛設此哨有防護之名無防護之
寔政不如移守石門于防守最為吃緊蓋石門為常山
要地而長峰一帶逼近石門其中窮源僻塢層岫疊嶂
本人跡不到而寔盜賊出沒之區其緣崖而上即為葉
溪嶺以故大盜每暗伏叢薄欺行客之不見一到前即

擄劫而去徑過葉溪莫可踪跡是守長峰正守葉溪之
扼要也雖長峰為無人之境而與石門鷄犬相聞合將守
葉溪兵移守長峰而即以石門為歌場晝則班巡哨夜則
而團聚石門長峰無人家蓄惟木柴棘叢深尤易藏垢
納污伏乞牌行常山縣每年秋冬放火盡焚其林庶盜
賊無埋身之所而望風巡哨者亦易于瞭視不復再有
豺狼當道之苦矣遂移戍鳩口

白石寨在縣西六十里二十五都每遇盜賊竄發男婦
登此寨避之賊不敢近

安吉州

論曰苕水發源天目瀧泉潏澗衍迤回境而豐邑居其
上游即旱澇稍易為備惟吉山盤地處其勢仰故不
能瀦所受僅裏外二溪而復轄于梅溪其道隘故不
易泄考其初西畝諸湖小山諸塘間用導川蓄潤以供
灌溉而分衆流今二溪既沙石善淤塞又旁緣竹樹為
梗而湖塘業已半為桑田並隘且仰故往來雨暴至輒
壞哀崩割少暎遂成焦土如是而望歲無凶歎民不耗
病難矣議者謂水道亡策獨湖塘故蹟壅者浚之廢者
復之梗者除之庶幾鍾洩之上計乃或以工力浩繁且

奪民成業為虞昔李冰鑿離堆史起決漳水豈其不捐
一鎊不破一塍而古今以為偉績顧利害小大經理方
畧何如耳苟不惟民患是圖拘文牽俗猥曰毋動為優
不已過乎乃近時復有沿溪水利之稅是以尺寸遷徙
靡常之地而加恒賦以重困吾民益非法矣

